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iṭṭhā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佛陀正覺後 2443 年  
2011 年 3 月 8 日

# 正法之光

第 9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辛卯年新春，  
第十八期中道十日禅在内觉禅林举办，这是离苦的道路，扰攘不安身心的歇息之所。

听闻正法，改变习气，便是为出家做准备。

当有一天对凡俗生活的内涵、方向、以及人生的重点有所觉悟，才进入另一个阶段。

出家是漫长的过程，也是修行的历程，有的经过一年半载，有的需要一辈子的时间。从迷惑到正觉离贪，重点不在所穿的袈裟，而是修学的过程。

 原始佛教會 發行



佛陀正覺後 2443/2011 年 3 月 18 日~ 20 日

# 中道僧團至南印參加 Bangalore 摩訶菩提學會 典禮留記



18 日上午參觀葛印卡禪林



18 日上午摩訶菩提學會禪林破土典禮



18 日夜晚大長老開示



18 日夜晚隨佛法師在僧團集會致詞  
尊崇大長老(Ven. Acharya Buddhārakkhita)  
並肯定印度南傳僧團的貢獻



18 日上午參觀摩訶菩提學會禪林



19 日上午南傳佛教大學開幕典禮前



18 日夜晚與大長老合照



19 日上午南傳佛教大學開幕典禮，  
師父致詞推崇摩訶菩提學會的貢獻  
並介紹華人原始佛教及僧團的發展



19 日上午典禮，省長蒞臨



19 日上午贈送  
正法之光月刊給朴清秀居士



19 日上午  
南傳佛教大學開幕典禮開始前



19 日上午典禮中，  
2010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者，  
朴清秀(Park, Chung-Soo)致詞



19 日贈《相應菩提道次第》給回識  
的 Ladakh 摩訶菩提禪修中心 主持



20 日與 Buddhist Youth  
Ladakh 主席法談合影



20 日下午與德國法友合照



20 日下午，  
師父依相應部、雜阿含經開示  
十二因緣法、菩提道次第



原始佛教教團宗旨：

本會以回歸 釋迦佛陀教導之原始教法，確立奉守「原始佛法與戒律」之僧團，  
體現「依經依律，尊僧和俗，性別平權，政教分離」之原始佛教教團。

- 一、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 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 二、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 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
- 三、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古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 四、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 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 五、我們尊重任何不違反法律與善良風俗的教說與信仰；我們謹守政教分離之原則，不參與任何政黨與政治活動。我們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

第 9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 (烏帕沙瑪比丘)  
Ven. Bhikkhu Vipassan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明至法師

佛法 驪珠	隨佛而行	澄湖映日.....	4
	古老經說	成就四聖諦之三轉十二行.....	5
		古老經說白話摘要與讀后感言.....	6
	佛史溯源	部派分裂之探究(二) 五事異法之論爭(下-2).....	8
清淨 三寶	禪林法音	《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之開示連載預告.....	20
	善知識語	在冢間靜修的體驗.....	21
	善知識語	當我遇到了中道僧團.....	26
	特別報導	短期出家的緣起.....	28
	正法新聞	正法新聞.....	34
正向 菩提	特別報導	春節十日禪修紀實.....	38
	心得分享	中道十日禪心得.....	44
	法語選萃	法語選萃.....	45
廣結 善緣		參加禪修心得.....	45
	心得分享	捐血和繪畫活動後的感想.....	47
		輪回的歲月.....	48
		禪修心得.....	49
		相伴.....	50

## 本期內容摘要

二月初適逢辛卯年新春，中道僧團與中華原始佛教會一如往年，在內覺禪林舉辦新春中道十日禪，本期【特別報導】記述禪修期間法工們的真诚付出，法友全家的護持與植福，還有發心圓頂的儀式，透過活動報導，您可以一窺活動的全貌。

【正法新聞】報導二月份開始在台北市民有里的社區宣法活動，這是中道僧團第一次以走入社區的方式宣揚佛陀教法；透過這樣的宣法活動，讓佛陀的教法深入社區，在多样的接觸中，提供人們親近佛陀教法的可能。

隨佛尊者與 Bhikkhu Aticca 於三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日應印度摩訶菩提學會之邀，拜訪南印度 Bangalore，並於慶祝會中開示 佛陀教導的禪觀法要，如果您想更了解活動內容，本期【正法新聞】提供詳細報導。

宛然矣

十里澄湖映日红，  
半山春林吟晚风，  
旋空归燕无密意，  
斜天银月出长松。

佛正覺後二四二五年歲次癸酉

佛陀弟子隨佛比丘偈



## 成就四聖諦之 三轉、十二行



節錄自隨佛法師之《相應菩提道次第》第三章 佛陀正覺因緣  
第二節 成就四聖諦之三轉、十二行

1-3-2 佛陀先正覺「苦」、「苦集」、「苦滅」、「苦滅道迹」——四聖諦，再進而修習苦滅道迹——八正道，最後完成「苦已出、苦集已斷、苦滅已證、苦滅正道已修」，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初轉悟道，二轉修道，三轉證滅）得明覺，成就無上菩提

SA379 大正藏《雜阿含》第 379 經；SN56.11《相應部》諦相應 11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鹿野苑中仙人住处。

尔时、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圣諦，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圣諦，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

复次、苦圣諦，知当复知，本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苦集圣諦，已知当断，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此苦灭圣諦，已知当作证，本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此苦灭道迹圣諦，已知当修，本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

复次、比丘！此苦圣諦，已知已知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此苦集圣諦，已知已断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灭圣諦，已知已作证出，所未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复次、苦灭道迹圣諦，已知已修出，所未曾闻法，当正思惟时，生眼、智、明、觉。

诸比丘！我於此四圣諦，三轉、十二行，不生眼、智、明、觉者，我终不得於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闻法众中，为解脱，为出，为离，亦不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已於四圣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觉故，於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闻法众中，得出，得脱，自证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说是法时，尊者憍陈如，及八万诸天，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告尊者憍陈如：「知法未」？憍陈如白佛：「已知，世尊」！复告尊者憍陈如：「知法未」？拘邻白佛：「已知，善逝」！尊者拘邻已知法故，是故名阿若拘邻。尊者阿若拘邻知法已，地神举声唱言：「诸仁者！世尊於波羅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轮，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所未曾转；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哀愍世间，以义饶益，利安天人，增益诸天众，减损阿修罗众」。地神唱已，闻虚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展转传唱，须臾之间，闻于梵身天、梵天乘声唱言：「诸仁者！世尊於波羅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轮，诸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及世间闻法未所曾转；多所饶益，多所安乐，以义饶益诸天世人，增益诸天众，减损阿修罗众」。世尊於波羅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轉法轮，是故此经名转法轮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古老經說 白話摘要

台灣 編輯組

我曾经亲耳听 佛陀这么说的：有一段时间（佛陀正觉后不久），佛陀住在波罗奈国鹿野苑中的仙人的住处。

那时，世尊告诉五位比丘说：「苦圣谛（苦的内涵的真理），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sup>1</sup>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苦集圣谛（苦的缘由的真理），苦灭圣谛（苦如何灭尽的真理），苦灭道迹圣谛（灭苦的八正道的真理），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译注：以上是第一转四行）」

再次，已知苦圣谛后，应当要再彻底的了知，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已知苦集圣谛后，应当要断除这苦的缘由，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已知苦灭圣谛后，应当要证得苦的灭尽，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已知苦灭道迹圣谛后，应当要修习这灭苦的八正道，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译注：以上是第二转四行）」

再次，比丘们！对于已知的苦圣谛，我已经彻底了知，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对于已知的苦集圣谛，我已经断除了苦的缘由，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对于已知的苦灭圣谛，我已经证得苦的灭尽，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对于已知的苦灭道迹圣谛，我已经完成修习八正道，本来是我所没有听闻过的法，当内正思惟的时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译注：以上是第三转四行）」

各位比丘！我对于这四圣谛的三转、十二行，若还没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我终究不能在众多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听闻此法的群众中，成就解脱，成就出离，也不能宣称自己证悟无上

正等正觉；因为我对于这四圣谛的三转、十二行，已经生起法眼、智慧、明见、正觉，所以我能众多天、魔、梵、沙门、婆罗门等听闻此法的群众中，得以出离，得以解脱，并能宣称自己证悟无上正等正觉。」那时，就在世尊演说这四圣谛法要的时候，尊者憍陈如，以及众多在听法的天神们，远离无明的尘垢，而得清净法眼。

那时，世尊问尊者憍陈如：「你了知这四圣谛法没」？憍陈如回答佛陀说：「世尊，我已经了知」！世尊又再次问尊者憍陈如：「你了知这四圣谛法没」？憍陈如回答佛陀说：「善逝，我已经了知」！尊者拘邻（憍陈如的另一音译名）因为已经知法的缘故，所以被称为：已了知的拘邻（阿若拘邻）。尊者阿若拘邻回答已经了知四圣谛法后，地神高声唱说：「各位仁者！世尊在波罗奈国鹿野苑中的仙人住处，转四圣谛的三转、十二行法轮，这是所有沙门、婆罗门，天、魔、梵所从来没有做过；能利益很多众生，能使很多众生得安乐，顾念怜悯这世间，用四圣谛的法义，使得天、人得到利益安乐，使得天众增加，使得阿修罗众减少。」地神唱完后，听到虚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接续传唱，一会儿就传到梵身天。梵天趁着唱声接唱：「各位仁者！世尊在波罗奈国鹿野苑中的仙人住处，转四圣谛的三转、十二行的法轮，这是所有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及听闻此法的群众所从来没有做过；能利益很多众生，能使很多众生得安乐，用四圣谛的法义，使得天、人得到利益，使得天人众增加，使得阿修罗众减少。」世尊在波罗奈国鹿野苑中的仙人住处首次转四圣谛法轮，所以这篇经文称为转法轮经。

佛陀说完此经后，比丘们听闻佛陀的教导，恭敬欢喜的依法修行。

1. 内正思惟（巴利语 *yoniso manasikara*：如理作意，向根源作意），参考《杂阿含》287 经，及南传《相应部》『因缘相应』12.65 经的巴利语版；而八圣道的正思惟的巴利语 *sammā sankappa*，梵语 *samyak-saṃkalpa*。

# 古老經說 讀後感言

台灣 法觀

根据佛教经藏、律藏所述，本经（《杂阿含》379 经：转法轮经）应该是 佛陀开悟後，首次对出家众开示讲演佛法的全部：四圣谛。可以称本经为「佛法第一经」。闻法的出家众，不是别人，正是随 佛陀一起修苦行的五比丘。据说，先前这五比丘对 佛陀舍弃苦行，变更修行方式，非常不以为然；认为 佛陀已经失去求道信念，贪求安逸。继续坚持苦行的五比丘，遥见开悟後的 佛陀向他们走来的当下，还相互约定不必理会这已经失去道心的悉达多。但是开悟後的 佛陀，言行举止自然散发出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者的信心与气质，五比丘应该很快就察觉这个悉达多已经不是他们所熟知的修苦行道友，而也不像一位失去道心的求道者。所以他们马上对 佛陀在态度上有了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虚心凝神底听 佛陀怎麼说。

说服坚持苦行的五比丘放弃无益苦行，恐怕不是简单的事情，普通人大都会认为放弃苦行就等於重新接受了享受五欲的放逸生活。比对南传《相应部》谛相应 11 经(南传佛教的转法轮经)：佛陀先对五比丘说明他舍弃苦行一边，也舍弃放逸一边，采取中道的

修行模式才得以成就正等正觉，所谓「舍此二边而以中道现等觉」。

杂阿含本篇经文主要记载的是 佛陀向五比丘开演四圣谛内容，不过此处的记载简要，可比对《相应部》『谛相应』11 经後得到补充证明。根据谛相应 11 经内文， 佛陀应该已对五比丘解说缘起法与缘生法，尊者憍陈如在见法後才说出：「有集法者，悉皆有此灭法」。

本篇经文不断提到：「法眼生起了，智慧生起了，明见生起了，正觉生起了」(生眼、智、明、觉)。表达 佛陀在修习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的过程中及完成後，正觉得解脱的喜悦溢于言表。後世佛弟子在修习四圣谛的各个阶段时是否有著与 佛陀一样的感受呢？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自己问自己。

至于诸天道衆生辗转传唱赞美 佛陀转法轮，最後连大梵天都赞美 佛陀的正觉之法。是真有此事，还是譬喻 佛陀四圣谛法的正确圆满、无懈可击，远非当时流行的大梵思想或者其他宗教论述所能及其万一，两种看法，我们不妨说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至吧！

## S56.11 《相應部》諦相應 11 經 (节录)

- 一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波罗捺国仙人堕处鹿野园。
- 二 于此处，世尊言五比丘曰：「诸比丘！出家者不可亲近于二边。以何为二边耶？」
- 三 (一)于诸欲以爱欲贪着为事者，乃下劣、卑贱、凡夫之所行、非圣贤，乃无义相应。(二)以自之烦苦为事者，为苦，非圣贤，乃无义相应。诸比丘！如来舍此二边，以中道现等觉。此为资于眼生、智生、寂静、证智、等觉、涅槃。
- 四 诸比丘！云何乃能如来于中道现等觉，资于眼生、智生、寂静、证智、等觉、涅槃耶？乃八支圣道是。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诸比丘！此乃如来所现等觉之中道，此乃资于眼生、智生、寂静、证智、等觉、涅槃。
- 五 诸比丘！苦圣谛者，即是此，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忧恼苦、遇怨憎者苦、与所爱者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说为五取蕴苦。
- 六 诸比丘！苦集谛者，即是此，谓：后有起、喜贪俱行、随处欢喜之渴爱，谓：欲爱、有爱、无有爱是。
- 七 诸比丘！苦灭圣谛者，即是此，谓：于此渴爱无余、离灭、弃舍、定弃、解脱而无执着。
- 八 诸比丘！顺苦灭道圣谛者，即是此，所谓八支圣道是。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
- 九 诸比丘！苦圣谛者，即是此，于先前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诸比丘！应对此苦圣谛偏知……

乃至……已偏知，于先前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十 诸比丘！苦集圣谛者，即是此，于先前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诸比丘！对此苦集圣谛应断……乃至……已断，于先前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十一 诸比丘！苦灭圣谛者，即是此，于先前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诸比丘！对此苦灭圣谛应现证……乃至……已现证，于先前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十二 诸比丘！顺苦灭道圣谛者，即是此，于先前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诸比丘！对此顺苦灭道圣谛应修习……乃至……已修习，于先前未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十三 诸比丘！我于四圣谛以如是三转、十二行相之如实智见尚未达悉皆清净时，诸比丘！我于天、魔、梵世、沙门、婆罗门、人、天众生中，不被称之为无上正等觉之现等觉。

十四 诸比丘！然而我于此四圣谛，如是三转、十二行相之如实智见已达悉皆清净故，诸比丘！我于天、魔、梵世、沙门、婆罗门、人、天众生中，称之为无上正等觉之现等觉。又，我智生与见，我心解脱不动，此为我最后之生，再不受后有。

十五 世尊如是说示已，五比丘欢喜、信受于世尊之所说。又说示此教时，具寿憍陈如生远尘离垢之法眼：「有集法者，悉皆有此灭法。」……





## 部派分裂之探究 (二) 五事異法之論爭 (下-2)

本篇接續《正法之光》第八期 五事異法之論爭 (下-1)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 2010

### 六、審視部派的分化

#### 甲、佛教部派分裂的真相

佛教僧團的分裂緣由，古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各分別屬於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系，包括今南傳佛教圈）、優波離系毗舍離僧團（大眾部系），還有阿難系摩偷羅僧團（上座部系）。

#### 1. 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之分別說部系（包括印大陸化地部、飲光部、法藏部及錫蘭銅鑠部）

分別說部系宣說部派分裂的緣由，是基於「佛滅百年，毗舍離僧團擅行受取金錢等十事」（參《正法之光》第三期 p.7 ~ p.8），但根據毗舍離僧團傳誦之《摩訶僧祇律》<sup>1</sup> 記載，擅行「十事非律」之東方毗舍離僧團的第二師，即出自優波離師承的陀婆婆羅，不僅認同提舉「十事非律」的阿難系耶舍 Yesa（優多羅 Uttara 的弟子），更承認由八大長老主持的羯磨會議判定「十事非律」的議決，更參與了再結集律戒的說法，表示支持論爭之後舉行的「第二次結集（又稱為七百結集）」（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13）。

此外，出自公元後四、五世紀，錫蘭銅鑠部傳誦的『大王統史』<sup>2</sup> (Mahāvamsa)，宣說阿育王即位的年代是在佛滅後約 218 年，而『島王統史』<sup>3</sup> (Drapavamsa) 又說佛教的分裂起於佛滅後百年至二百年間，記載了阿育王即位後第十七年，主張「佛分別說」<sup>4</sup> 的目犍連子帝須領導優禪尼僧團舉行了分別說部的自部結集<sup>5</sup>（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16, p.19 ~ p.20）。但是錫蘭銅鑠部的說法，不合於更早傳於印度本地之《阿育王傳》及《十八部論》，主張阿育王出於佛滅後百年或百一十六年的說法。

《阿育王傳》<sup>6</sup>：「佛言：我若涅槃百年之後，此

小兒者當作轉輪聖王四分之一，於花氏城作政法王，號阿怒伽，分我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饒益眾生。」

《十八部論》<sup>7</sup>：「佛滅度後百一十六年，城名巴連弗，時阿育王王闍浮提，匡於天下。」

此外，根據現今遺留於世的阿育王『石刻碑文』來看，阿育王『石柱法敕』的憍賞彌 (Kosambī) 法敕<sup>8</sup>，『小石柱法敕』的桑琦 (Sāñchī) 法敕<sup>9</sup>、沙如那陀 (Sārnāth, 古昔之鹿野苑) 法敕<sup>10</sup>，都見到明令「不得破僧」及呼喚「僧團和合」的敕令（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20）。

憍賞彌法敕：「天愛於憍賞彌敕令於諸大官。……命和合……於僧伽中不應容此。……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此不得住精舍之處。」

桑琦法敕：「雖任何人亦（不得）破僧。若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精舍之處。……天愛如是昭。」

沙如那陀法敕：「（不得）破……比丘及比丘尼之僧伽，（朕之）諸王子（乃至）曾孫……以此令和合……。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伽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此精舍之處。……不論如何，朕所希望和合于一，令僧之久住。」

然而，如果阿育王即位的年代，真是錫蘭銅鑠部所說的佛滅後約 218 年，統世約 41 年，而佛教分裂為十八部派是發生在佛滅後百年至二百年間。那麼試問：佛滅後約 218 年的阿育王，如何能夠要求已經分裂為十八部派的諸部僧眾「不得破僧」，並且訓令任何破僧和合的僧伽「必須著白衣，不得於僧中住」呢？這種王令豈能合乎佛滅後二百餘年的佛教實況，



并为部派分立已久的佛教僧众所接受？阿育王「禁止僧团分裂」的敕令，实质上是因为孔雀王朝拉拢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信赖、支持忠诚于阿育王的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压制反对「五事」的阿难系僧团，训令「不得破僧」的真实目的，应当是「针对阿难系僧团反对优波离系僧团的主张，而发出的警告」。

因此，从阿育王训令「不得破僧」的『石刻碑文』来看，阿育王的年代应当是在僧团起大论争，即将面临分裂之际。如依分别说系锡兰铜牒部传诵的『岛王统史』及北印《阿育王传》及《十八部论》推断，阿育王的时代及僧团分裂的时间，应当是在佛灭后 116 年较合于事实（参《正法之光》创刊号『佛陀与阿育王年代考证』p.10 ~ p.18），而僧团分裂的缘由不应是「佛灭百年，毗舍离僧团擅行受取金钱等十事」。

## 2. 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大眾部系）

根据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转化之大众部传诵的《舍利弗问经》（梵 Śāriputra-paripṛcchā，又名《菩萨问喻》）中，以「佛说预言」的型式记载，在谋篡孔雀王朝的弗沙蜜多罗王 Puṣamitra 歿后，阿难系上座部分裂以前，僧团因为「古律及新律」的论争，而分裂出上座部及大众部（参《正法之光》第八期 p.14 ~ p.15）。见《舍利弗问经》<sup>11</sup>：

「佛言：……我寻泥洹……迦叶传付阿难，阿难复付末田地，末田地复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传付优波笈多。优波笈多后，有孔雀输柯王，世弘经律，其孙（时有）名曰弗沙蜜多罗……毁塔灭法，残害息心四众……王家子孙于斯都尽。其后有王，性甚良善……时有一长老比丘，好于名闻亟立诤论，抄治我律开张增广，迦叶所结名曰大众律，外采综所遗诤诸始学，别为群党互言是非。……学旧者多从以为名为摩呵僧只也，学新者少而是上座。从上座为名，为他俾罗也！我去世时三百年中，因于诤故，复起萨婆多部及犍子部。」

但是根据弗沙蜜多罗王在位年代（185~149 B.C.），推断阿难系分裂前的「古律及新律」论争，

应当是发生在佛灭后 238 年（149 B.C.）弗沙蜜多罗王 Puṣamitra 歿后，佛灭后约 250 年（三百年中，137 B.C.），阿难系上座部分裂出雪山部及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之前，时约公元前 149 年至公元前 137 年之间。然而，根据《舍利弗问经》的记载，有着佛灭后二百年中，佛教初分为东山住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等五部的说法，但这五部都是属于大众部分化而出的分派。见《舍利弗问经》<sup>12</sup>：

「我灭度时二百年中，因于异论生，起鞞婆诃罗部（巴 Pubbaseliyā, 东山住部）、卢迦尉多罗部（梵 Lokottaravāda, 说出世部）、拘拘罗部（巴 Kukkuṭika, 鸡胤部）、婆收婆多柯部（巴 Bahussutaka, 多闻部）、鉢腊若帝婆耶那部（巴 Paññattivādā, 说假部）。三百年中，因诸异学，于此五部，复生摩诃提婆部。」

大众部系传诵的《舍利弗问经》，提出部派初分的五部，都是出自大众部的分派，此说当然不是真实，目的应当只是为了强化大众部是「佛教正统」的印象罢了！而原为初期分化的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形成时间，反而改置于佛灭后三百年中的「古新律争」。

根据《舍利弗问经》提到阿难系师承时，是说「阿难付末田地，末田地付舍那婆私」，发现公元前一世纪《阿育王传》中，阿难旁传的末田地，被改为阿难系的第二师，传法于原阿难直传的商那和修（又译为舍那婆私）。这一师承的转说，原是出自阿难系分裂为雪山部及说一切有部，当说一切有部再分裂为新说一切有部及犍子部以后，宣化于罽宾（迦湿弥罗）的新说一切有部（自称根本说一切有部），即在传诵的《达摩多罗禅经》中改变了原来师承的次序。

《阿育王传》<sup>13</sup>：「尊者（优波）鞠多……语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嘱迦叶，迦叶以法付嘱阿难，阿难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嘱于汝。」

《达摩多罗禅经》<sup>14</sup>：「如来泥洹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私（即商那和修），此三应真咸乘至愿」



师承次序的改说，应是闍宾的新说一切有部为了和兄弟系的犍子部，争夺阿难系正统的地位，才会将闍宾的开教大师末田地，从传说中阿难的旁传，转推崇为阿难系的第二师，再传于原阿难系第二师的商那和修。如此一来，闍宾新说一切有部的末田地，变成南方犍子部尊崇之商那和修的师长，藉此表彰新说一切有部才是阿难系的正统。如是可见，《舍利弗问经》传出的时间，应当晚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阿育王传》，也晚于更后出的《达摩多罗禅经》。因此，大众部传诵的《舍利弗问经》，对于部派分裂的时间及缘由的说法，可能是出于「为了坚固大众部在佛教中的正统地位」的目的，在可信度上应当是有所不足。

### 3. 阿難系摩偷羅僧團（上座部系）

根据公元前一世纪世友（梵 Vasumitra）阐述印度部派论著，由公元五世纪鸠摩罗什 Kumārajīva 初译《十八部论》（公元 402~410 年），佛灭后 116 年的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 Pāṭaliputra（波陀梨弗多罗），有龙、因缘、多闻等三比丘众，为了争论「从他饶益、无知、疑，由观察、言说得道」之五事异说而分裂。此事据公元二世纪，阿难系说一切有部集成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记载，这是为了毗舍离城优波离系僧团的大天 Mahādeva，提出「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的「五恶见事」，造成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龙众）、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因缘众）、阿难系僧团（多闻众）的分裂。见《十八部论》、《大毗婆沙论》的记载：

《十八部论》<sup>15</sup>：「佛灭度後百一十六年，域名巴连弗，时阿育王王阎浮提，匡于天下。尔时，大僧别部异法，有三比丘（众）：一名能（龙之误写），二名因缘（真谛译为外边众），三名多闻。说有五处以教众生，所谓：从他饶益、无知、疑，由观察、言说得道。此是佛从始生二部，一谓摩呵僧只，二谓他鞞罗（秦言上座部也）。」

《大毗婆沙论》<sup>16</sup>：「大天于後集先所说，五恶见事，而作颂言：『餘所诱无知、猶豫他令入、道因

声故起、是名真佛教』。于后渐次鸡园寺中，上座苾刍多皆灭歿。十五日夜布洒他（步萨）时，次当大天升座说戒，彼便自诵所造伽他（五事偈）。尔时，众中有学、无学、多闻、持戒、修静虑者，闻彼所说无不惊呵：咄哉！愚人宁作是说。此于三藏曾所未闻，咸即对之翻彼颂曰：『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汝言非佛教』。于是竟夜斗争纷然，乃至终朝朋党转盛，城中士庶乃至大臣，相次来和皆不能息。……（阿育）王遂令僧两朋别住，贤圣朋内，耆年虽多而僧数少；大天朋内，耆年虽少而众数多。王遂从多，依大天众，呵伏餘众，事毕还宫。尔时，鸡园争犹未息後，随异见遂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众部。」

根据公元六世纪由真谛 Paramārtha 次译的《部执异论》（西元 548~569 年），大天提出的「五事异法」是说：「余人染污衣，无明、疑、他度，圣道言所显，是诸佛正教」，而原本三比丘众（三大僧团）争论五事，则被改说为大国众（毗舍离僧团）、外边众（优禅尼僧团）、多闻众（阿难系摩偷罗僧团）、大德众（后世出的犍子部）等四比丘众，多加入了阿难师承说一切有部系的犍子部（佛灭三百年末自阿难师承上座系说一切有部分出犍子部，参《正法之光》第八期 p.14 ~ p.15）。见真谛 Paramārtha 译《部执异论》<sup>17</sup>：

「佛世尊灭后，满一百年，譬如朗日隐頤悉多山。过百年後更十六年，有一大国名波陀梨弗多罗，王名阿输柯，王阎浮提，有大白盖覆一天下。如是时中大众破散，破散大众凡有四种：一大国众、二外边众、三多闻众、四大德众。此四大众，共说外道，所立五种因缘。五因缘者，如彼偈说：餘人染污衣，无明疑他度，圣道言所显，是诸佛正教。思择此五处，分成两部，一大众部，二上座弟子部。」

公元六世纪中叶，真谛翻译世友论时，多加入犍子部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公元约 511 年北印阿难系说一切有部已为白匈奴（挹怛或咽哒 Hephtalites）摩酰逻矩罗 Mihirakula 王（弥罗掘、寐岐曷罗俱）破灭，法脉断绝，才会将分化自阿难系说一切有部的犍



子部（主要指犍子部四大支派当中最盛的正量部）加入。见《付法藏因缘传》、《莲华面经》、《大唐西域记》：

《付法藏因缘传》<sup>18</sup>：「时彼国王，名弥罗掘，邪见炽盛，心无敬信，于罽宾国毁坏塔寺，杀害众僧……相付法人于是便绝。」

《莲华面经》<sup>19</sup>：「身为国王，名寐吱曷罗俱而灭我法。」

《大唐西域记》<sup>20</sup>：「数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逻矩罗（唐言大族）……宣令五印度国，继是佛法，并皆毁灭，僧徒斥逐，无复子遗。」

大天主张的「五事」，提出声闻阿罗汉是「有漏、不圆满」等「异说」。当时佛教僧团为了大天的「五恶见事」起了大论争，因而分裂为阿难系僧团的上座部，反对五事，主张阿罗汉无漏、圆满；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的大众部，赞成五事，主张阿罗汉有漏、不圆满；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的分别说部，反对五事<sup>21</sup>，但折衷两边，主张阿罗汉无漏、不如佛圆满。见分别说系锡兰铜牒部《论事》『果智论』<sup>22</sup>：

「此处，言『诸佛依诸有情之得圣果而说法，声闻亦然』，依此之共通而『如诸佛，声闻亦依有情于得果而有智』之彼等邪执。」

由于三大僧团的主张，是差异及对立，所以分裂成两大师承、三大部派。反对「五事异法」的阿难系僧团，不认同「阿罗汉不圆满」思想下的「菩萨信仰」。赞成「五事异法」的优波离系大众部，还有「反对五事」却妥协「阿罗汉不圆满」的分别说部，则主张「阿罗汉不圆满」的新说法，并将佛灭后百年内增新之『本生』故事当中的「佛陀过去世未正觉时」，尊崇为「胜于阿罗汉」的新圣人——菩萨，增新融入于「第二次结集」编成的古新四部圣典<sup>23</sup>当中，广为提倡新出的「菩萨信仰」，但是阿难系则无有此等增新的说法<sup>24</sup>（参《正法之光》第五期 p.18 ~ p.19）。

当佛教部派初分裂为阿难系上座部（非南传佛

教）、优波离系大众部、优波离系分别说部（今南传佛教母部），优波离系分别说部（优禅尼僧团）为了达成阿育王「平息僧争」的要求，即将妥协阿难系上座部（摩偷罗僧团）及优波离系大众部（毗舍离僧团）两边的见解，以及自部「分别说」的思想，作为佛教正统及主流说法，并在阿育王的支持下，率先举行了分别说部的结集<sup>25</sup>。分别说部的结集，是在传统的经与律之外，多增了自部思想的《论事》及《舍利弗阿毗昙》，因而形成了经、律、论三藏（参《正法之光》第八期 p.19）。在此之下，阿难系僧团上座部为了维持原来的教说，遂再次举行了经、律的结集<sup>26</sup>（参《正法之光》第八期 p.18）。当僧团各自结集教说后，也就代表着佛教僧团自此正式的分裂了。

## 七、佛教部派的再分化

在阿育王心中是支持分别说部，如以大天 Mahādeva 代表毗舍离僧团作为摩晒陀的戒师之一，而不是优波离师承毗舍离僧团的第三师树提陀婆 Jotidāsa，或是第四师的（阿）耆哆 Ajita<sup>27</sup>（或译阿夷头），正是表示「阿育王支持目犍连子帝须作为优波离师承的正统<sup>28</sup>」。当佛教僧团分裂为三大部派以后，阿育王一方面大力的支持优波离系分别说部，令分别说部布教师宣化于印度及周边各地，另一方面则在各地广立石刻的『敕令碑文』，训令「虽任何人亦（不得）破僧。若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着白衣，不得住精舍之处」<sup>29</sup>，意在警告阿难系摩偷罗僧团（上座部）及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大众部），但是阿育王是支持大天众的主张，可见『敕令碑文』的真正目的应当是「针对阿难系僧团反对优波离系僧团的主张，而发出的警告」。

阿育王时代佛教得以广宣于各方，而新教区的佛教逐渐兴盛以后，不免和原有的僧团分化，遂再引起进一步的部派分化。根据梁朝慧皎（A.D.497 ~ 554）《高僧传》<sup>30</sup>中，依据传化于北印迦湿弥罗新说一切有部的《达磨多罗禅经》说：

「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波斯、优波掘多，此五罗漢次第住持，至（优波）掘多之世，有阿育王



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远会应真更集三藏，於是互执见闻各引师说，依据不同遂成五部」。

### 1. 優波離系大眾部的說法

佛教再分为五部的说法，也见于大众部的传诵，但大众部认为昙摩鞠多（法藏部）、迦叶毗部（饮光部）、弥沙塞部（化地部）、萨婆帝婆（萨婆多部）、婆嗟富罗（犍子部）等五部，都是以大众部（摩诃僧祇）为根本。见大众部传诵的《大集经》<sup>31</sup>：

「僑陈如！我涅槃后有诸弟子……颠倒解义……覆隐法藏，以覆法故名昙摩鞠多。……复读诵书说外典，受有三世及以内外，破坏外道善解论义……是故名为萨婆帝婆（即萨婆多部，又名说一切有部）。……说无有我及以受者，转诸烦恼犹如死尸，是故名为迦叶毗部。……不作地相，水、火、风相，虚空、识相，是故名为弥沙塞部。……说有我不可空相，犹如小儿，是故名为婆嗟富罗（巴 Vajjiputtaka，即犍子部）。……读诵书写，广博遍览五部经书，是故名为摩诃僧祇。」

根据大众部《舍利弗问经》<sup>32</sup> 的说法，「从上座为名……我去世时三百年中，因于诤故，复起萨婆多部及犍子部」，《大集经》中提到的萨婆多部、犍子部，认为都是属于阿难系上座部的传承，分化于佛灭后约二百五十年年。这在阿难系上座部的说法中，萨婆多部、犍子部，都确是属于阿难系上座部的传承，两部也都是出于佛灭后第三百年的中叶，并不是部派初分的阿育王及优波鞠多时代。见公元前一世纪，世友 Vasumitra 论由鸠摩罗什 Kumārajīva 初译之《十八部论》<sup>33</sup>（A.D.504~513）：

「至三百年中，上座部中因诤论事，立为异部。一名萨婆多，亦名因论先上座部；二名雪山部。即此三百年中，于萨婆多部中更生异部，名犍子。」

如是可知，《大集经》提到的萨婆多部、犍子部，实际上应是指部派尚未再分化的阿难系上座部。如是阿难系上座部、优波离系的摩诃僧祇（大众

部），再加上法藏部、迦叶毗部、弥沙塞部，就是大众部指的五部，而不是为了独尊大众部，另将上座部改说是后世再分的萨婆多部、犍子部。

### 2. 阿難系上座部的說法

若据北印阿难系上座部僧团的说法，法藏部、迦叶毗部、弥沙塞部等三部，都是在佛灭后第三百年的中叶，出自阿难系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的再传。见《十八部论》<sup>34</sup>：

「即此三百年中，萨婆多中更生异部，名弥沙部。弥沙部中复生异部，因师主因执连，名昙无德。即此三百年中，萨婆多部中更生异部，名优梨沙，亦名迦叶惟。」

然而，法藏部、迦叶毗部、弥沙塞部，这三部真是阿难系的分派吗？据《十八部论》的记载，传化于南印的法藏部，因为「师主执连」，此部师承应当是出自目犍连子帝须，是出自分别说部的分派。又根据『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sup>35</sup>，引据真谛 Paramārtha 翻译公元前一世纪世友论之《部执异论》时，而作『疏解』的说法：

「法护（法藏的异译），是人名。此罗汉是目连弟子，……此部自说：勿伽罗是我大师。」

法藏部的部主称为法护（法藏）Dhammarakkhita，又译为昙无德，所以此部又称昙无德部，宣称「勿伽罗（Maudgalyāyana）为我大师」。勿伽罗，或说为没特伽罗，即是目犍连 Maudgalyāyana 的异译，法藏部的部主自称出自名为目犍连的师承。见《历代三宝记》卷第八及《翻译名义》：

《历代三宝记》<sup>36</sup>：「昙无德律四十五卷（秦言法藏，此是人名。即四分律主也，或六十卷）。」

《翻译名义》<sup>37</sup>：「真谛三藏云：勿伽罗，此翻胡豆，绿色豆也。上古仙人，好食于此，仍（乃）以为姓。正云摩诃没特伽罗，新翻采菽氏，菽亦豆也。西域记云：没特伽罗，旧曰目犍连。讹略也！」

如是可见，法藏部是出自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第



五师目犍连子帝须的分别说部，并不是阿难系的上座部。又根据大众部传诵的说法，法藏部、饮光部都出自「目犍罗优波提舍」的传承。见《舍利弗问经》<sup>38</sup>：

「目犍罗优波提舍，起昙无屈多迦部、苏婆利师部。他俾罗部，复生迦叶维部、修多兰婆提那部（即经量部）。」

大众部传诵的《舍利弗问经》提到的昙无屈多迦部，是 Dhammarakkhita 的音译汉语，也称为昙无德部，义译即是法藏部，出自目犍罗优波提舍的传承。

《舍利弗问经》提到的苏婆利师部，苏婆利师（梵 Suvarṣaka）意译善岁，即善岁部，又音译为苏跋梨沙柯部。

根据世友论的三种译本《十八部论》、《部执异论》、《异部宗轮论》的记载，苏跋梨沙柯部（梵 Suvarṣaka），也称柯尸悲与部（Kāśyapīya 又音译迦叶遗部，饮光部名），是饮光部的异名。如

《部执异论》<sup>39</sup>：「善岁部，亦名饮光弟子部。……苏跋梨沙柯部，亦名柯尸悲与部」。

《异部宗轮论》<sup>40</sup>：「饮光部，亦名善岁部」。

根据《三论玄义》<sup>41</sup> 记载：

「（善岁）七岁得罗汉，值佛闻法，皆能诵持。撰集佛语，次第相对，破外道为一类，对治众生烦恼复为一类。」

此外，在《四分律开宗记》<sup>42</sup> 卷一，又有提及「饮光」是苏婆利师部主的姓，「苏婆利（善岁）」是部主名。因此，《舍利弗问经》是误将苏婆利师部（即善岁部）与迦叶维部（即饮光部），分为不同的两部，而且又误以为阿难系的他俾罗部（上座部）与分别说系的法藏部、饮光部，都是出自目犍罗优波提舍的传承。目犍罗优波提舍，目犍罗就是目犍连的音转，优波提舍 Upatiṣya（梵 Upadeśa）又音译为优波帝沙、优波帝须、邬波第钵，原本是舍利弗 Śāriputra 的名字，而目犍罗优波提舍，正是目犍连子帝须 Moggaliputta tissa 的正式称谓，是优波离师承分别说

部的部主。见《翻梵语》<sup>43</sup>：

《翻梵语》：「帝须（应云帝沙，译曰光明）……优波帝须（应云优波帝沙，译曰大光）」。

如此可以确知，化地部 Mahīśāsaka（音译弥沙塞和酰部，又名正地部）、法藏部 Dharmaguptaka（又名昙无德部）、饮光部 Kāśyapīya（音译迦叶遗部、迦叶比部、迦叶毗部、柯尸悲与部，又称善岁部 Suvarṣaka）等三部，绝不是佛灭后约 250 年才分化自阿难系上座部之说一切有部（萨婆多部）的分派。因此，真实的情况是佛灭后 116 年，由出自优波离师承之目犍连子帝须领导的优禅尼僧团（分别说部），在阿育王的支持下传化于各方，分别说部僧团遂再分化为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此时分别说系在锡兰分派的铜鑠部，还未正式的形成。

### 3. 優波離系分別說部的說法

根据分别说系锡兰铜鑠部传诵的『岛王统史』（Drpavamsa）说法，不仅化地、法藏、饮光三部皆出于分别说部的传承，连出自阿难系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及犍子部也是属于分别说部的传承。当然这是分别说部为了尊崇自部，才会有将阿难系的说一切有部、犍子部，甚至更后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的说转部（郁多罗部）、经量部（修多罗部），都纳入分别说部（自称上座部）的传承，并错将犍子部改说为说一切有部之先。见『岛王统史』第七章<sup>44</sup>：

「于纯粹之上座部再起分裂。（即）化地、犍子之比丘等分离为二部。……（四六）其後化地部起分二派，说一切有、法護之比丘等分离为两部。（四七）由说一切有而饮光，由饮光而说转，由此次第更起经说。」

根据分别说系锡兰铜鑠部的说法：阿育王时，请目犍连子帝须处理「外道异见」的分乱，并派遣佛教长老德，传化于各方，当时有迦叶（饮光）姓的长老末示摩（Majjhima），宏化于雪山 Himavanta。由于末示摩长老的遗骨，目前已在桑琦 Sañchī 佛塔中发现，证明此说应是史实。桑琦 Sañchī 佛塔最先启建者很可能是阿育王，桑琦佛塔建在邻近阿育王子摩晒陀



的出生地卑提写 Vedisa 约十公里的山丘上，卑提写距离分别说系之根据地优禅尼不远。根据公元 1851 年「印度考古之父」亚历山大·康宁汉 (Alexander Cunningham<sup>45</sup>) 的考古所得，桑琦佛塔中，除了供奉佛陀及舍利弗、大目犍连的遗骨以外，主要就是供奉由阿育王派出宣教四方的传教师中，出自优波离师承分别说系僧团的长老遗骨。依此可以推断，桑琦 Sāñchī 佛塔的建立原意，除了崇拜佛陀以外，主要是为了「彰显阿育王护教的功绩」。尔后，经由分别说部僧团及信众的扩建，逐渐的成为「宣示分别说部是佛教的正统及主导者」的表征。

阿难系僧团的上座部（不是现今自称是上座部，实是出自分别说部的南传佛教），优波离系毗舍离僧团的大众部，再加上优波离师承优禅尼僧团之分别说部，再分化而成的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也就是阿育王及阿难系第三师优波鞠多 Upagupta 时代之佛教的两大师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团。公元后二世纪，阿难系迦湿弥罗重论之说一切有部传诵的《达磨多罗禅经》卷上<sup>46</sup>：

「如来泥曰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咸乘至愿，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经所不辩必暗，軌无匠孱焉无差。其後有优波崛（多），弱而超悟，智绍世表，才高应寡，触理从简，八万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于此」。

承自真谛门下的吉藏 (A.D. 549 ~ 623) 著有《三论玄义》，提到阿难系优婆掘多时代僧团分为五部，称为「同世五师」。见《三论玄义》<sup>47</sup>：

「同世五师者，于优婆掘多世即分成五部，一时并起，名同世五师。一昙无德、二摩诃僧祇、三弥沙塞、四迦叶维、五犍子部」。

《三论玄义》提到「同世五师」当中的犍子部，原本应是阿难系的他鞞罗部（上座部）。因为公元后一、二世纪间，阿难系重经正统的雪山部，因为融摄了大众系多闻部的见解，已隐没于世，而优波离系化重论的说一切有部（萨婆多部），在公元后约二、三世纪间，被迦湿弥罗国的訖利多种王破灭，日后虽略有恢复，又在公元约 511 年，为白匈奴摩醯逻矩罗 Mihirakula 王破灭于印度，法脉断绝。见《大唐西域记》卷三<sup>48</sup>、卷四<sup>49</sup>：

「是五百贤圣，先造十万颂邬波第钵论(旧曰优波提舍论讹也)，释素咀缆藏(旧曰修多罗藏讹也)，次造十万颂毗奈耶毗婆沙论，释毗奈耶藏(旧曰毗那耶藏讹也)。後造十万颂阿毗达磨毗婆沙论(说一切有部传)，释阿毗达磨藏……迦腻色迦王，遂以赤铜为鏤，鏤写论文，石函缄封。……迦腻色迦王既死之后，訖利多种复自称王，斥逐僧徒，毁坏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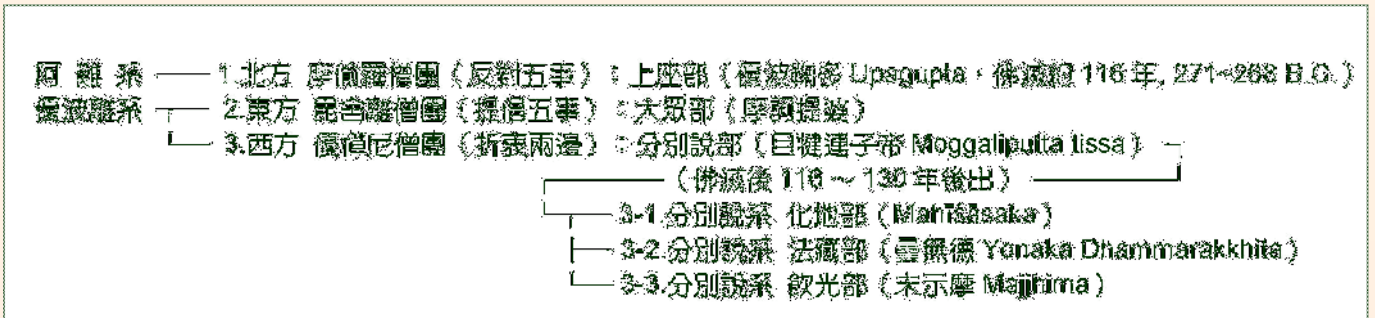
「数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逻矩罗(唐言大族)……宣令五印度国，继是佛法，并皆毁灭，僧徒斥逐，无复孑遗。」

虽然说一切有部没落，但出自说一切有部系之犍子部的支派正量部兴盛，俨然以阿难系正宗自居。所以，六、七世纪间的吉藏，可能因而将出自说一切有部的犍子部，作为阿难系上座部的代表（参考《正法之光》第七期 p.21）。

佛灭后 116 年以后，优婆掘多时代的佛教五部僧团，图示如下：

### 八、釐清佛教分裂的部派偽說

佛教部派的分化，初始分裂就是两大师承、三大僧团的分裂，绝非只是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而已！





后世广为流传的上座、大众两部分裂的说法，事实上是出自三大部派，为了推崇自部是佛教的正统及主导者，各自编造出有利于建立自部权威地位的伪说，这才形成共说上座及大众的分裂，但内容却各有不同的说法，而主导者也不同。

佛教僧团的论争及对立，主要有发生佛灭后百年的「十事非律」及佛灭后 116 年「大天五事」，而这两次的僧团论争都是毗舍离僧团所造成，从历史层面来看，毗舍离僧团可以说是佛教僧团分裂的主要源头。

当毗舍离僧团的大天举「五事异法」，造成佛教僧团三分为阿难系上座部、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及大众部时，阿育王虽然偏袒大天的毗舍离僧团，但是在阿育王的心中，还是信赖、支持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此外，在阿育王的心中，佛灭百年擅行「十事非律」的毗舍离僧团，也是不如在「十事非律论争」时，支持净律的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这在阿育王子摩哞陀出家时，依优禅尼僧团的目犍连子帝须为师，而不是毗舍离僧团的树提陀娑或阿耆哆，就可以明白「阿育王支持目犍连子帝须作为优波离师承的正统」。因此，在「优波离师承正统」的争竞下，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及毗舍离僧团，两部僧团是有着内在的矛盾及利害冲突。

佛教分裂以后，优波离系优禅尼僧团（分别说部）、毗舍离僧团（大众部），在阿育王的偏袒及支持下，部派的声势明显的胜过阿难系僧团，优波离系僧团主导了佛教的路线，成为佛教的主流者。阿难系僧团在经过长达近 134 年（佛灭后 116 ~ 250 年），努力的维持传统经说传承后，最后还是失败了。佛灭后约 250 年，阿难系僧团的迦旃延尼子受到优波离系的影响，不仅改变阿难系僧团原本「维持传承传统经说」的原则及「不弘论」的立场，接受了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大众部之「菩萨信仰」及「无明最后断」的部义，并著作及大弘已偏离传统经说的《阿毗达磨发智论》（参《正法之光》第五期 p.18 ~ p.21, 第七期 p.15 ~ p.20）。见龙树《大智度论》卷二<sup>50</sup>、迦旃延尼子《发智论》<sup>51</sup>，以及真谛 Paramārtha 著作的『部

执异论疏』<sup>52</sup>：

《大智度论》：「佛在世时法无违错，佛灭度后初集法时亦如佛在。後百年阿输迦王，作般闍于瑟大会，诸大法师论议异故，有别部名字。从是以来展转，至姓迦旃延婆罗门道人，智慧利根尽读三藏内外经书，欲解佛语故，作『发智经』八健度。」

《发智论》卷十一：「菩萨昔修生中，造作增长感异熟果大宗叶业，由是因缘，展转出生。」

《发智论》卷十八：「齐何名菩萨？答：齐能造作增长相异熟业。得何名菩萨？答：得相异熟业。如说慈氏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名慈氏，如来、应、正等觉」

《发智论》卷三：「五顺上分结、谓色贪顺上分结、无色贪顺上分结、掉举顺上分结、慢顺上分结、无明顺上分结。」

『部执异论疏』：「上座弟子部，唯弘经藏，不弘律、论二藏故。……从迦叶已来，至优波笈多，专弘经藏，相传未异。以后稍弃根本，渐弘毗昙。至迦旃延子等，弃本取末，所说与经不相符。欲刊定之，使改末归本，固执不从。再三是正，皆执不回，因此分成异部。」

如是，阿难系僧团继续、传承正法的努力，最后还是还是在优波离系的影响下，彻底的失败了。当阿难系僧团没落以后，优波离系僧团的师承正统，也就代表着佛教的正统及主导地位。因此，同出于优波离师承的优禅尼僧团（分别说部）及毗舍离僧团（大众部），为了争取「佛教的正统及主导地位」，即各自提出能够「确立自部为优波离师承正统」的说法。

### 1. 優波離系大眾部的偽說

由毗舍离僧团转化的大众部，如要确立自部是「优波离师承正统」，就必需隐覆毗舍离僧团行「十事非律」及「大天五事」，并造成佛教僧团对立的史实。根据大众部《舍利弗问经》<sup>53</sup> 的说法，大众部将佛教分裂的事由，改说是「古律及新律」的论争，并且将分裂的时间，说是弗沙蜜多罗王 Puṣamitra 歿



后，佛灭后约 238 年<sup>54</sup> 至佛灭后约 250 年（149 ~ 137 B.C.）之间（参《正法之光》第七期 p.16）。这一说法，一方面避开佛教分裂的真正的原因及时间；二方面采用「维护古老律戒」的立场，建立大众部是「优波离师承正统」的地位，同时以「改转律承」来打击「抄治我律，开张增广」，自称是上座部的优波离系分别说部。

此外，根据大众部《舍利弗问经》<sup>55</sup> 的说法，佛灭百余年，佛教初分前段时期的五部僧团，是东山住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都是出自大众部的分派。此外，《舍利弗问经》<sup>56</sup> 也将优波离师承分别说系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等三个支部，纳入阿难系上座部的支派。又依大众部《大集经》<sup>57</sup> 的说法，佛灭二百余年，出自分别说部系的昙摩鞠多（法藏部）、迦叶毗部（饮光部）、弥沙塞部（化地部），还有阿难系上座部的萨婆帝婆（萨婆多部）、婆嗟富罗（犍子部）等五部，都是以大众部（摩诃僧祇）为根本。在《舍利弗问经》及《大集经》中，对这些部派的归属及成立的时间，都是以建立「大众部是部派同源、僧团之本」为目的，不但不是事实，部派分化成立的时间，也多错置或延迟。

由于大众部以「古律及新律」的论争，建立自部的律承正统地位，并将「开张增广律戒」的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及阿难系上座部，都指为「改变律说」的上座部，所以在大众部的说法中，部派分裂就大众部及上座部的分裂。（参《正法之光》第七期 p.16）。

## 2. 優波離系分別說部的偽說

深受阿育王支持，优禅尼的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在佛教僧团分裂为三大部派以后，即得广为流传于印度各地，并率先分化出化地、法藏、饮光三部，声势一时达到鼎盛，可以说是阿育王时代及往后佛教的重要主导者。在「十事非律」及「大天五事」的两次重大纷争中，「十事非律」时西方优波离系阿盘提 Avanti（近优禅尼）、达嚩那婆多 Dakṣiṇāpatha 僧团，也就是优禅尼地区的优波离系僧团，是和阿难系僧团团结一致的为了净化僧律（参《正法之光》第三

期 p.6 ~ p.14）。但在后来佛灭后 116 年的「大天五事」论争时，分别说部僧团是和阿难系僧团变成对立、分裂的两大部派。

优波离系分别说部为了确立自部是「优波离师承正统」，就必需隐覆「大天五事」造成佛教分裂的事实，并且要将毗舍离僧团（大众部）擅行「十事非律」，造成佛教僧团论争的事件，加以广为宣扬的变为「佛教分裂的缘由」。这一说法，一方面可以建立自部的「律承正统地位」，二方面可以打击擅行「十事非律」的毗舍离优波离系僧团（大众部）。

根据优波离师承分别说系锡兰铜鑠部传的『岛王统史』<sup>58</sup>，是将阿难系上座部分裂以后的说一切有部、犍子部及经量部，全部归属于分别说部。

由于分别说部的说法，除了打击擅行「十事非律」的大众部，建立自部的律承地位，确立自部为「优波离师承的正统」以外，同时将主导净化僧律、共同合作的阿难系上座部，改称是自部的支派，自居「上座部的正统」。分别说部的说法，使得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及阿难系上座部，同称为上座部，所以在分别说部的说法中，部派分裂就大众部及上座部的分裂。

## 3. 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偽說

阿难系上座部在佛教三大部派中，不仅受到阿育王的压制，也受到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及大众部的共同排挤。这是因为阿难系僧团坚持「传统经说法教」，反对优波离系僧团以自部的「部义」，公然的在传统的「经」与「律」之外，集成「改变 佛陀教说及佛教信仰」的「阿毗达磨（论）」，使得原本正觉、质朴、务实的佛法，变得过于理想、神化及不合实际。更严重的事，将世俗化、道德理想化的「新圣者（菩萨）」，予以推崇为胜于佛弟子典范的「人间圣者（阿罗汉）」，使得佛教朝向世俗化、神化、形上化发展。伴随信仰改变的是「新教义」的形成，而部派义解的「新教义」，必然会造成更深、更广、更大的部派对立，将使得佛弟子无所适从，佛教无法团结，而日趋没落。



阿难系上座部在教界的重重阻碍中，致力维护「正法律」的传承，经过了约 134 年的努力后，最终还是失败了。由于阿难系僧团迦旃延尼子受到优波离系思想的影响，造成坚持「传统经说法教」<sup>59</sup> 的上座弟子，无法接受改变经说立场的迦旃延尼子学众，使得阿难系上座部分裂为雪山部（上座弟子）、说一切有部（迦旃延尼子学众）（参《正法之光》第七期 p.15 ~ p.20）。

已经信受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大众部之「菩萨信仰」及「无明最后断」的说一切有部，还有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的犍子部，自然会被分别说部视为支派了（见《岛王统史》第七章）<sup>60</sup>。在此之下，出于佛灭后约 250 年后，源自阿难系的说一切有部及犍子部，为了争取阿难系的正统，并作为当时被同视为上座部的分别说部及说一切有部的主导部派，即宣称印大陆分别说部系的化地部（弥沙塞部）、法藏部（昙无德部）、饮光部（迦叶惟部），都是出自佛灭后二百年说一切有部的支派（见《十八部论》<sup>61</sup>）。

说一切有部的说法，使得阿难系上座部与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同称为上座部，所以在说一切有部的说法中，部派分裂也同样说是大众部及上座部的分裂。

## 結語

佛教部派的分裂，时间在佛灭后 116 年（271~268 B.C.），缘由是毗舍离僧团的大天举「五事异法」的论争，佛教因而分裂为阿难系上座部、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及大众部。在阿育王的支持下，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广化于印度，再进一步的分化为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如是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僧团分化为两大师承、三大部派、五大僧团。由于佛教两大师承、三大部派的学众，为了争竞「佛教正统」的地位，采行许多有利于推崇自部、融摄他部的伪史说法，才使得后世学人不知始末真伪，难以厘清部派分流、教说沿革的真相。误以为佛教的分裂，即是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各依学派相互争竞、对立，难以止息。

## 注释：

1. 见《摩诃僧祇律》『明杂诵跋渠法之十一』卷第三十三：参大正藏 第 22 册 p.493.1-26 ~ p.493.2-16  
见《摩诃僧祇律》『明杂诵跋渠法』卷第三十三：参大正藏 第 22 册 p.493.2-23~p.493.3-3
2. 见『大王统史』第五章『阿育王即位』：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169-1~3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3. 见『岛王统史』第五章 学派及师资相承：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33-8 ~ p.33-9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4. 见『大王统史』第五章：参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187-1 ~ 13
5. 见『岛王统史』第七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53-7 ~ 13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见『大王统史』第五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184~187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6. 见晋译《阿育王传》卷六：参大正藏 T50 p.99.3-5 ~ 8
7. 见世友《十八部论》，姚秦·鸠摩罗什 Kumārajīva 初译：参大正藏 T49 p.18.1-9 ~ 10  
世友此论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阐述佛灭后一百余年（秦、陈译本都作佛灭后 116 年）至四百年期间，印度佛教分派的历史和各部派不同的教义（即部执）。本论的作者世友，据玄奘所传，世友是佛灭后四百余年迦腻色迦王时人，是当时说一切有部四大家之一。此论共有三种汉译：  
一、《十八部论》一卷，鸠摩罗什初译（西元 402~410 年），完本今已失佚，现行本有梁·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卷下『分部品』长行和偈颂一段，为后人摘录加入。  
二、《部执异论》一卷，陈·真谛 Paramārtha 次译（西元 548~569 年），真谛曾作《部执异论疏》十卷，今已失传，现今只能散见于《三论玄义检幽集》中。  
三、《异部宗轮论》一卷，唐·玄奘 Hsuan-Tsang 新译（西元 662 年）。
8. 见阿育王『石柱法敕』之犍赏弥法敕：参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70 册附录之『阿育王刻文』之 p.63-8~11
9. 见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删至法敕：参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70 册附录之『阿育王刻文』之 p.65-6~10
10. 见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沙如那陀法敕：参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70 册附录之『阿育王刻文』之 p.66-5~10
11.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1-9 ~ 15 ; p.900.1-15 ~ p.900.3-1 ; p.900.2-20~p.900.3-1  
※笔者注：《舍利弗问经》是大众部的传诵，又名《菩萨问喻》，当中内容主要是记载戒律及部派分裂有关的事迹。另一相仿的『文殊师利问经』则是（大乘）教派所传，这两部出于后世学派的典籍，当中采取的部派说法，都出于说一切有部的传诵。从《舍利弗问经》提到的阿难系师承，见到《阿育王传》中阿难旁传的末田地，被改为第二师，传法于原阿难直传的商那和修，可见《舍利弗问经》晚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阿育王传》。



12.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3-6~10
13. 见晋译《阿育王传》卷六：参大正藏 T50 p.126.2-7 ~10  
「尊者（优波）鞠多……语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嘱迦叶，迦叶以法付嘱阿难，阿难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嘱于汝」  
阿难一系五师传承，最早见于西晋惠帝（A.D.290~306）安法钦译《阿育王传》，而《阿育王传》当中说孔雀王朝后有三恶王毁佛，可知《阿育王传》应出于公元前一世纪末叶。印度最早的说法中，阿难并非承自大迦叶的师承，而阿难的正传弟子为舍那婆斯 Śānavāsi（即商那和修，又称三浮陀 Sambhūta），为第二次结集的大德。后说一切有部传说罽宾佛教的启教者末田地（Madhyāntika 末阐提，指水中），为阿难晚年所收的弟子，是与商那和修同为阿难所传，而非传法予商那和修。  
大迦叶传法于阿难的说法，末田地传法于商那和修的说法，应是传化于罽宾之说一切有部，为了强化有部是出自禅师及经师传承的缘故，又为了抬高有部在阿难系诸部中的地位，才会将罽宾佛教的启教者末田地（末阐提），转说是商那和修的师长。此见罽宾地区禅师佛大先《达摩多罗禅经》，后来梁僧伽婆罗译的《阿育王经》，因为参考《达摩多罗禅经》的说法，而对阿难系师承的传续，有了不同于《阿育王传》的改变。
14. 见《达摩多罗禅经》：参大正藏 T15 p.301.1-7 ~ 9
15. 见世友《十八部论》，姚秦·鸠摩罗什 Kumārajīva 初译：参大正藏 T49 p.18.1-9 ~ 13  
世友此论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阐述佛灭后一百余年（秦、陈译本都作佛灭后 116 年）至四百年期间，印度佛教分派的历史和各部派不同的教义（即部执）。本论的作者世友，据玄奘所传，世友是佛灭后四百余年迦腻色迦王时人，是当时说一切有部四大家之一。此论共有三种汉译：  
一、《十八部论》一卷，鸠摩罗什初译（西元 402~410 年），完本今已失佚，现行本有梁·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卷下『分部品』长行和偈颂一段，为后人摘录加入。  
二、《部执异论》一卷，陈·真谛 Paramārtha 次译（西元 548~569 年），真谛曾作《部执异论疏》十卷，今已失传，现今只能散见于《三论玄义检幽集》中。  
三、《异部宗轮论》一卷，唐·玄奘 Hsuan-Tsang 新译（西元 662 年）。
16. 见《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参大正藏 第 27 册 p.511.2-28 ~ p.511.3-20
17. 见《部执异论》一卷：参大正藏 T49 p.20.1-17 ~ 27
18. 见《付法藏因缘传》卷六：参大正藏 T50 p.321.3-14 ~ 18  
见印顺《佛教史地考论》『五、罽宾灭法与师子比丘；六、弥罗崛的灭法』p.303 ~ 321：台湾 正闻出版社出版
19. 见《莲华面经》卷下：参大正藏 T12 p.1075.3.3-11 ~ 12
20. 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参大正藏 T51 p.888.2-24 ~ p.888.3-6
21. 见《论事》第五品 第一~五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1 册 p.182~224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22. 见《论事》第二品 第十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1 册 p.182~224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23. 见南传《相应部》「因缘相应」SN12.4-10 经；大正藏《杂阿含》366 及次经  
见南传《相应部》「六处相应」SN35.117 经；大正藏《杂阿含》211 经  
见南传《中部》第 19『双想经』：参汉译南传大藏 9·p.160-4；  
见南传《中部》第 26『圣求经』：参南传大藏 9·p.227-3；南传《中部》第 128『随烦恼经』：参南传 12·p.149-10  
见《长阿含》卷一：参大正藏 T1 p.3.3-18~21  
见《增壹阿含》卷三十四之（三）：参大正藏 T2 p.739.1-12~14
24. 见大正藏《杂阿含》第 366 及次经；南传《相应部》「因缘相应」SN12.4-10 经  
见大正藏《杂阿含》211 经；南传《相应部》「六处相应」SN35.117 经  
见《中阿含》卷二五『念经』：参大正藏 T1 p.589.1-13；《中阿含》卷一七『长寿王本起经』：参大正藏 T1 p.536.3-19  
见《中阿含》卷一八『天经』：参大正藏 T1 p.539.2-20；《中阿含》卷五六『罗摩经』：参大正藏 T1 p.776.1-26
25. 见『岛王统史』第七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53-7 ~13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见『大王统史』第五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184~187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26. 参《印度佛教史》寺本婉雅日译本 附注 87 ~ 89，p.376 ~ 377
27. 见《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五百结集法藏』：参大正藏 T22 p.493.1-7 ~10  
「耆哆从谁闻？从尊者树提陀娑闻。树提陀娑从谁闻？从尊者陀娑婆罗闻。陀娑婆罗从谁闻？从尊者优波离闻。优波离从谁闻？从佛闻。」
28. 见《善见律毗婆沙》『序品』卷第一：参大正藏 T24 p.677.2-16 ~22  
「世尊涅槃后，大德迦叶为初，诸大悲众集阎浮利地中，谁能持？优波离为初，诸律师次第持，乃至第三大众诸大德持，令次第说师名字：优波离、大象拘（又译驮写拘）、苏那拘、悉伽符、目捷连子帝须，五人得胜烦恼。次第阎浮利地中，持律亦不断，乃至第三一切诸律师，皆从优波离出。」
29. 见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删至法敕：参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70 册附录之『阿育王刻文』之 p.65-6~10
30. 见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参大正藏 T49 p.403.1-9~15
31. 见《大集经》卷二十二：参大正藏 T13 p.159.1-14 ~ p.159.2-2
32.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2-29~p.900.3-1  
「从上座为名，为他俾罗也！我去世时三百年中，因于



- 诤故，复起萨婆多部及犍子部]
33. 见鸠摩罗什译《十八部论》：大正藏 T49 p.18.1-23~26
34. 见鸠摩罗什译《十八部论》：大正藏 T49 p.18.1-29 ~ p.18.2-3
35. 见吉藏『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参大正藏 T70 p.465.2  
「法护（法藏的异译），是人名。此罗汉是目连弟子，恒随目连往天上人中。……法护既随师游行，随所闻者，无不诵持。目连灭后，法护习为五藏：一、经藏；二、律藏；三、论藏；四、咒藏；五、菩萨本因，名为菩萨藏也。……此部自说：勿伽罗是我大师」。
36. 见《历代三宝记》第八卷：参大正藏 T49 p.79.3-3
37. 见《翻译名义》：参大正藏 T54 p.1063.2-9 ~ 12
38.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3-3 ~ 5
39. 见《部执异论》一卷：参大正藏 T49 p.20.2-18, p.22.3-18 ~ 19
40. 见《部执异论》一卷：参大正藏 T49 p.15.2-18
41. 见《三论玄义》：参大正藏 T45 p.9.3-25 ~ 28
42. 见《四分律开宗记》卷一：参《卍续藏》第四十二册 p.345.1-7 ~ 8  
「复有苏婆利师部（此云善岁，是迦叶遗名），次于他俾罗部，出迦叶遗部（此云饮光，饮光是姓，前善岁是名。约名别分。）  
《四分律开宗记》共有二十卷。唐·怀素（A.D. 634 ~ 707）撰，又称《四分律疏》、《四分开宗记》。收在《卍续藏》第四十二册。
43. 见《翻梵语》：参大正藏 T54 p.998.1-14,17
44. 见『岛王统史』第七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53-7 ~13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45. 亚历山大·康宁汉爵士（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 A.D.1814 年~1893 ），英国军事工程师、和考古学家。康宁汉在 1861 年创建印度考古勘探团，以发现鹿野苑、那烂陀寺、桑奇大塔等遗址而闻名于世。著作有：  
Bhilsa Topes (1854), a history of Buddhis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1871)  
The Book of Indian Eras (1883)  
Coins of Ancient India (1891)
46. 见《达磨多罗禅经》卷上：参大正藏 第 15 册 p.301.1-7~13
47. 见《三论玄义》：参大正藏 T45 p.10.1-9~12
48. 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参大正藏 T51 p.888.1-5 ~ 19
49. 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参大正藏 T51 p.888.2-24 ~ p.888.3-6
50. 见《大智度论》卷二：参大正藏 第 25 册 p.70.1-7~12  
见《阿毗昙发智论》：参 大正藏 第 26 册  
『发智论』分「杂蕴」、「结蕴」、「智蕴」、「业蕴」、「根蕴」、「大种蕴」、「定蕴」、「见蕴」。
51. 见《阿毗昙发智论》卷十一：参 大正藏 第 26 册 p.974.2-7 ~ 8  
见《阿毗昙发智论》卷十八：参 大正藏 第 26 册 p.1018.1-14 ~ 16  
见《阿毗昙发智论》卷三：参 大正藏 第 26 册 p.929.2-15 ~ 17
52. 见『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参 大正藏 第 70 册 p.463.1-24 ~ p.463.2-12
53.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1-9 ~15 ; p.900.1-15 ~ p.900.3-1 ; p.900.2-20~p.900.3-1  
※笔者注：《舍利弗问经》是大众部的传诵，又名《菩萨问喻》，当中内容主要是记载戒律及部派分裂有关的事迹。另一相仿的『文殊师利问经』则是（大乘）教派所传，这两部出于后世学派的典籍，当中采取的部派说法，都出于说一切有部的传诵。从《舍利弗问经》提到的阿难系师承，见到《阿育王传》中阿难旁传的末田地，被改为第二师，传法于原阿难直传的商那和修，可见《舍利弗问经》晚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阿育王传》。
54. 见随佛着《原始佛法与佛教之流变》『佛陀与阿育王之年代考证』：参《正法之光》创刊号 p.10~ p.18 2010 年 7 月 原始佛教会出版
55.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3-6~10  
「我灭度时二百年中，因于异论生，起鞞婆诃罗部（巴 Pubbaseliyā, 东山住部）、卢迦尉多罗部（梵 Lokottaravāda, 说出世部）、拘拘罗部（巴 Kukkuṭika, 鸡胤部）、婆收娄多柯部（巴 Bahussutaka, 多闻部）、钵蜡若帝婆耶那部（巴 Paññattivādā, 说假部）。三百年中，因诸异学，于此五部，复生摩诃提婆部。」
56. 见《舍利弗问经》：参大正藏 T24 p.900.2-28 ~ p.900.3-5  
「从上座为名，为他俾罗也！他俾罗部，我去世时三百年中，因于诤故，复起萨婆多部及犍子部。于犍子部，复生昙摩尉多别迦部、跋陀罗耶尼部、沙摩帝部、沙那利迦部。其萨婆多部，复生弥沙塞部。目捷罗优婆提舍，起昙无屈多迦部、苏婆利师部。他俾罗部，复生迦叶维部。」
57. 见《大集经》卷二十二：参大正藏 T13 p.159.1-14 ~ p.159.2-2
58. 见『岛王统史』第七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53-7 ~13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于纯粹之上座部再起分裂。（即）化地、犍子之比丘等分离为二部。……（四六）其后化地部起分二派，说一切有、法护之比丘等分离为两部。（四七）由说一切有而饮光，由饮光而说转，由此次第更起经说。」
59. 见『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参 大正藏 第 70 册 p.463.1-24 ~ p.463.2-12
60. 见『岛王统史』第七章：参《汉译南传大藏经》第 65 册 p.53-7 ~13 台湾元亨寺 1997 出版  
「于纯粹之上座部再起分裂。（即）化地、犍子之比丘等分离为二部。……（四六）其后化地部起分二派，说一切有、法护之比丘等分离为两部。（四七）由说一切有而饮光，由饮光而说转，由此次第更起经说。」
61. 见鸠摩罗什译《十八部论》：大正藏 T49 p.18.1-29 ~ p.18.2-3  
「即此三百年中，萨婆多中更生异部，名弥沙部。弥沙部中复生异部，因师主因执连，名昙无德。即此三百年中，萨婆多部中更生异部，名优梨沙，亦名迦叶惟。」

## 隨佛尊者開示： 《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連載預告

台灣 編輯組



你我一定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前一辈子是造了什么孽？这一辈子要受这样的苦？」或者自己碰到不如意的状况，例如车祸、得到重症、丧亲、人事之间的怨憎纠结…等等，不禁抱怨一番：「一定是我前世造了什么孽，才会碰到这款衰事！也许是我欠他的吧？…」对于这些重大创伤，总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找不到原因的，又为甚么偏偏是我碰到呢？不能释怀的结果，都会自动将它简单的归因为是自己「业障深重」、「前辈子注定的」。这就是一般大众对于业报的观念，多数都还停留在「宿命业报」的概念中，相信这些不公平待遇是我命中注定的，这样的想法多少让自己承受的痛苦稍微感到好过一点，给了自己一些安慰。

随佛尊者在《宿命业报与因缘业报之差异》开示中提到：「…如果我们相信宿命的业报，认为一切都是注定好的，那么，学佛的人就会变得很软弱，碰到困难，或碰到别人用不当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会退缩，会将自己的懦弱藏在「噢！是前辈子注定好的」这种信仰底下，欺骗自己，不敢勇敢面对问题。诸位朋友，面对现实人生，你们需要正确的、健康的

生活智慧。并且你要记得一件事：我们现在的作为会影响外在的环境，现在的外在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处境。所以一个人不要只关心自己，也要关心环境。因为关心环境就能帮助你自己。如此，你自己更好，环境也会更好。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健全的现代公民应该有的认识。…」各位法友若能细审全篇精辟的分析与譬喻，将得以厘清我们很多妄见。

宿命业报的观念是相信人生中早已注定的遭遇，包括生死、祸福、贫富、贵贱等，或者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由人无法控制的力量（神）所促成的。宿命论的观念并不为 佛陀时代的异道所独有，不论古今中外，人们都不断尝试解开人生的种种奥秘，或找出某些事情的含意。据考古学家发现，早在西元前四千年前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遗迹<sup>1</sup>，就有这方面的论述的文字记载了。佛陀正觉于二千四百四十三年前，依于现前如实观察的智见，佛陀提出身心活动为因缘中的现起，也就是所谓的「缘生法」，必定是无常、败坏、非我、非我所的现起，这一认识推翻了现前是「真实存在」的错误想法，而成为佛教独到的思想与观点。依因缘法、缘生法的「因缘业报」的观念处理事情，现世即能得安乐<sup>2</sup>。

所谓的道次第就是一步接着一步、一环接着一环，前面的没有完成，下面的就走不下去，修行的道次第重要就在这里，所以如果不依道次第，我们就会修不起来。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来说，「修证道次第」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如对修证次第不明白，在修行上则难免陷于迷惑与纷乱的困境。所以我们将 随佛尊者于游化期间结集的开示录音整理出来，并依次第推出连载，下一期首先将推出《宿命业报与因缘业报之差异》开示笔录，以厘清此一重要观念上的差异。

注解：

1. 居住在两河流域下游的苏美尔人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民族，他们用芦苇笔在泥版上按字，所以字型一头粗一头细，历史学家称为楔形文字。
2. 杂阿含 215 经…世尊说现法，说灭炽然，说不待时，说正向，说即此见，说缘自觉。…



## 在塚間的靜修體驗

Ven. Tissarā 記於 2003 年 7 月

### 緣起

历经一年半的全台游化生活后，今年的夏天又回到了台北菩提伽耶内觉禅林，因为僧团决定今年在此结夏安居。一如往年，安居期间是我们在一年当中，主要的精进静修时间，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不用辛劳游化各地的「定居期」。和往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今年多了两位学习南传佛教数年，并且原在北传佛教已出家多年的女众。一位是今年二月初才来此近学修行的法能净土，另一位则是法能净土在斯里兰卡参学时所认识的法友，在开始结夏后六月初来此短期净住参访的一位尼师，她们两位参与了僧团在今年的夏安居。

法能净土是在两年前，到台北来向我的亲教师—乌帕沙玛尊者请法，近一年多来，当乌帕沙玛尊者每月游化到花莲弘法时，她就从高雄县甲仙到花莲听法学习。过去她曾到泰、緬、斯里兰卡等南传佛国参

学，并且也在英国阿姜查系统的禅修中心净住了一小段时间，内心相当肯定与向往原始佛教的修行方式。当历经最近一年多来的观察、学习与思考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了个人的学法生涯，来此和大家共住修行，并作参与此处僧团的准备，而此处的僧团和她之间，也需要透过平常生活上的相处，才能更深入的相互了解与共学，所以今年起她就来此依止、修行。法能净土是一个善良、和悦及勤劳的人，也是一个相当懂得如何和人相处的人，她的到来，事实上是受到大家真诚的接纳，可是却因为本身缺乏内在的信心，以致于不自觉的自认不如人，并且也害怕别人了解她，更担心不被接纳及肯定。我们和她的相处，多数的时候，是大家心里有默契的、不着痕迹的鼓励她，给她愉悦的生活气氛，并帮她相信自己，让她完全的自由与自主的作自己。可是，内在的路……，终得自己慢慢的走。



我对另一位尼师的印象是深刻的，她是位表面上勇敢、聪明、直率、风趣又带点「酷」，并且有点天真与自负，但在内心却是情感丰富、感受纤细敏锐、正义及善良，主观强烈既容易期待又害怕受伤的人，事实上她只是用一种既轻松而别人又可以接受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而已。这位尼师是经由法能净士的介绍于高雄和我们相识，初次的见面，是在乌帕沙玛尊者每月游化到高雄弘法的共修现场。她让我难忘的原因，是初次见面时，她即向尊者提出近学共住的请求。当尊者问及：「为何在双方初识时即如此放心的要求近学共住？」她表示因已无法适应北传佛教道场的修行与生活模式了，并且在台湾真正的原始佛教僧团又不多，而当中出世修行的女众学团则更少，由于相信法能净士的判断与决定，所以才请我们让她「试试看」。记得当时尊者只有沉默以对。经过一个月以后，当我们又游化到高雄时，她又再次的当面提出近学的请求，并且特别声明「无法保证一生都会和我们共住修行」，还有希望我们不要因为她的某些能力，而像其他道场一样的要她特别担当与付出甚么。此时，尊者对她说：「我们一无所求于你，你可以为我们付出甚么？」又说：「我无法教导人，我只分享如何了解自己的经验，并帮助人走自己的路。你不需要和我们一生相守，只需要清醒的作自己。我没有答应你和大家共住近学的立场，因为这需要由此处的女众学团全体决定，但我可以承诺作一个真挚的朋友，而真挚的朋友是不需要相互的要求与期待，只要真诚相待」。这位尼师就这么来了，并且只作朋友，不相互要求与期待的朋友。

除了她们两位以外，还有另一位在结夏期中，半途加入的法友，她是参与高雄修学课程的学员，在高雄辅英大学担任讲师的法平居士。她原本已在北传佛教修学数年，并且也有一位出家于台湾知名佛教道场的妹妹，但经过在此知名道场的近学与了解后，却让她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很大的疑惑与障碍，而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她接受了一位去过东南亚参学的出家人建议，亲身到缅甸参学了一小段时间，并在缅甸短期出家，如法的出家修行一个月，才又找回对佛法的信

心，同时明白了佛法在传承过程中的许多事情，从此对原始佛教有了崭新的看法与态度。正当此处的僧团在高雄游化时，她经由朋友的介绍，辗转听闻到僧团的修行方式及活动讯息，内心欢喜的参与了高雄的修学，并且决定到台北参加此处「内觉学园」的短期进修。

平心而论，常年不定居一处的游化生活，每到一个地方只能随机的住一、二天或三、五天，有时有居士提供短期的住处，有时则需要自行搭挂伞帐宿于户外，一面要内觉自修，一面又要随处的引化人心，这种生活方式实在不轻松，但日子却过得很实在，内心也很平稳、安乐。记得当初亲教师—乌帕沙玛尊者问我们，是否愿意过着终生不定居一处，同时不受取、不积蓄及不使用金钱，必须托钵化食、随缘受施的修行生活。因为这是为了让僧伽免于只能依附在寺院及固定护法的生活，并造成安逸、依赖、软弱的身心退化，同时避免随欲而求、贪执争逐的苦恼，但生活会比较辛劳。那时我和 Ven Nānavati、法悉初听到时，不仅不害怕，反而从内心涌现出难以言喻的喜悦与感动。因为当初学习佛法时，心里就觉得佛法应该就是这样，内心清明、离欲、远离无谓的恋着及争夺，不仅务实的实践，并用直接与简朴的方式接近大众；以平实、无求及慈心的宣扬佛法、教化人心，所以当听到亲教师提出这种修行生活时，内心确实的感到这就是我们所要选择的道路了。那一天我们对自己的出世修行生涯，充满着信心，内心也异于平常的安稳，至今难忘。

自从出家以来，我们一直过着「无有钱财，不定居一处」的生活，但我却不曾有「冢间修行」的体验，而且这种修行方式在我的心中，只是停留在久远的印度及男性比丘的精进方法罢了！从来不曾想过身为女众的我，会有机会到埋葬死人的冢间修行，直到今年的夏安居，才改变了我的想法。今年在台北的「菩提伽耶内觉禅林」安居时，亲教师只提到在今年的安居期，要教导大家对身心当下十二因缘的认识与觉知，而这也是今年夏安居期间的修学重点。安居期的前一个月，我们着手修学的是深入于六触入处的觉





知与五蕴的体察，进而觉查当下的「直觉存在感」与「自我想」的现起因缘及关涉次第，而亲教师也只是约略的说起「可能会带大家到冢间修行」而已。但在农历五月十三日早上用斋的时候，亲教师却直接了当的提出，当天傍晚要带领大家到坟场露宿修行。当时的我，心中是既紧张又带点亢奋，另又夹杂着些许的疑虑与想象，毕竟比起露宿于山林、公园及户外的既有经验来说，夜宿在「活人不至」的坟场，是大大的不同啊！可是紧张归紧张，在当天的傍晚，太阳即将沉入地平线前的半小时，我们五僧一俗一行共六个人，每个人只带着头陀伞、帐、卧垫、水壶、小手电筒、哨子及一条护膝巾，就走入了阳明山麓的第一公墓。

### 一、沉静在月夜的心

走入公墓区后，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是「怎么会这么多」。因为摆在眼前的景像，是接连着几个山头无不遍布着满满的坟墓，而此时的阳光又呈现出已将隐没于地表的昏黄与黯黯，在这当头，「死亡」的气息与压力，仿佛从天、地与四面八方逼人逼过来，让人深感到苍茫、孤寂、无力、沉闷与自己的渺小。在我还是居家弟子的时候，曾经跟一位法友来过一次，当时的心境只是想著「何时我也能在冢间修行？」可是真要进入坟场修行时，心境却有着当时所没有的感受与体会。我深吸了一口气，舒缓一下因面对场景下的些许震撼感，而造成呼吸短暂的停滞不顺，所引起

的缺氧性气闷与不适。此时我望着迅速走入坟场的亲教师的背影，即不假思索的迈开脚步，同时心想：「这是我的菩提路，无论如何的困难，我也要奋力向前」。

随着向前迈进的脚步，一排排、一座座各式各样的坟墓从我身边经过，有些整理得既干净又整齐，有些则相当的杂乱、荒芜，当中有的是社会名流显宦的墓室或风水，不但占地广阔，地点与景色俱优，造景也相当出色，不亚于活人所住的豪宅大院，但多数则简洁素雅，一如寻常民众所居住的大楼公寓。人间的生死原本殊途，但虚浮的受用却一致无别，墓园虽有雅俗、大小的分别，可是葬在下面的遗骨，却是一般的冷清、孤寂与无言的面对人间。我走在这「无声」的道场里，心中静静的倾听「法音」的宣流，一步一步的走在向于彼岸的道路上。此时看着即将没入遥远地平线的太阳，我想：「在没有光明的时候，只有依靠内在的光明，走自己的路」，今晚在冢间的修行，也仿佛是如此。

我们一行人走入坟场后，天色已经昏暗，对四周的环境又陌生，所以大家只好迅速、简略的找个位置，并尽快的将头陀伞、帐、卧垫整理好。由于是第一次在冢间安住，此时才发现完全不像平常在公园或林下一般，挂起头陀伞、帐只要随意的用绳子绑在树枝上即可，因为坟场没有甚么树，有也只是少数几座坟墓的边上，种上几棵近人高的柏树而已，即使要找家族式的坟墓，也不是很方便或适合，所以在冢间要挂好头陀伞，似乎不大容易。此时黑夜来得特别快，因法能和她的法友两人不仅是初次使用头陀伞（法能只有和我们在冬末及春天使用帐篷露宿的经验），又一起选上一个相当宽敞洁净的坟墓比邻而眠，不仅绳子不够长且手忙脚乱，而今天同来的居士也是没有搭伞帐的经验，所以他们有点慌乱又有点手足无措。我和 Ven Nānavati 则在他们的上层坟区，相互隔着三座坟墓安单，而亲教师则在更上层的坟区临近着野林独自安单，并居高临下的看顾着大家，同时督促大家动作要快，少说话。



## 二、潛在的恐懼

当大家处理好各自的卧处，黑夜已经降临了整个山头，此时的坟场感觉异常的宁静，大家会合在「法能与她法友的寮房」前，我看着四位出家人与一位居士，大家似乎都有着异于平常的紧张、兴奋及压抑的情绪，法能的法友看着山下的台北夜景开始讲笑话，大家则零散的附和与说着各自的话题，而亲教师则是不发一语的看着我们。不久，亲教师开口问我们：「此时在这座山头有多少活人呢？」这个问题让大家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只得各自臆解。最后，亲教师对大家说：「我们如果心怀迷惑与欲求的活着，就如同死亡一般，死人被埋葬在地底的黑暗，而我们则埋在苦恼的黑暗中。在冢间的修行，不是要让自己胆子变大，变得不怕「鬼？」或者不怕死！而是要从莫名的畏惧中，洞观内在畏惧的苦、苦因与出离之道，觉悟到畏惧是出于对「安稳自我」的渴求，并在面对未知、不确定下引发出来，且在焦急、疑虑与幻想的伴随中，紧紧的束缚着身心。「鬼？」在于人的心中，事实上是在面对未知时，由内心种种的不安、焦急、疑虑、害怕的心绪，在所激发的幻想里，揉杂出的投射影像，是对失去「安稳自我」的不安、焦虑、怖畏的影像。我们的内心如果有着欲求，那么怖畏与恐惧就不会消失，种种的幻想也不会远离内心，因为我们会经由幻想来舒缓欲求所引发的焦虑及畏惧，以及强化对实现欲求的意愿。修证菩提的人，不需要畏惧「鬼？」，因为「鬼？」主要是从内心欲望的魔界，所映现出的内在影像。我们该关注的不是「鬼？」，而是内在的欲求，需要远离的也不是「鬼？」，而是内在的欲求」。亲教师开示结束后，即要大家各自回伞帐内用功。

## 三、反觀的警覺、正見的生起

傍晚走进坟场的时候，亲教师要我们各自找觉得好的「风水地理」位子，在找位子的当下，内心随即生起了很多的想法，因为是要借宿一夜，所以特别认真与仔细的看每一个接着一个的坟墓，最后选了一个还算干净并且上头有个十字架的墓地，跟屋主诚心的



打个招呼后，即开始动手挂起伞帐。决定借用这座墓地前内心起了一个想法：据说信仰十字架的人，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所以不会在这里，我借用此处比较不会打扰到对方，当然内心更真实的想法是对方也不会来打扰我（虽然知道此是不正思惟，但内心却着实有这样的一个理由）。

时间慢慢的过去了，回到伞帐后静静的打坐，刚开始内心正念分明的思索着师父刚才的教导，心中没有焦虑与畏惧，唯有师父法语的回荡，白天的准备工作及期待冢间修的亢奋心绪，在过了初夜后无声无息的溜走，随之而起的是身体疲累的浮现，在这活人不至分外宁静的坟场里，发现身心的起伏改变、以及内心的起心动念，都因外在的宁静而特别的明显及容易察觉，原以为是这么一回事，再静静的看着才更清楚的发现，原来是内心已经对周围的环境开始有「不安及焦虑」感，所以把注意力特别的集中在自己的身心来观照。看着台北市第一公墓山下的天母、士林、石碑，这些台北高级的住宅区里，山上黑夜寂静，山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灯火通明，注视着市区中的万家灯火，心里想着，每一个灯下就代表着一个家庭，有着不同的悲、欢、离、合，住在灯下的人们有着个个的酸、甜、苦、涩，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不一样，但大家却都一样载沈载浮在轮回的生死之流中。

## 四、妄想及怖畏的息除



夜幕低垂，坐在万墓围绕的山麓里，望着山下灯火明亮的市集，强烈的对比，深深的感受到人们对生的渴求及对死的怖畏。夜深了，身体也觉得累了！看看时间已经近半夜十二点，躺下来休息吧！就在心里决定躺下来的念头一起，身、心即陷入另一连串不知如何是好的犹豫中，那就是：我的头要朝那个方向呢？跟坟墓同方向？还是反方向？又想，同方向对亡者比较尊重，于是决定把自己跟坟墓底下的这位墓主摆同个方向，准备休息了。接着问题又来了，是要面对着坟墓？还是要背对着呢？从有认知到现在，对于让身体躺下来休息这件事，似乎不曾需要这么多思索也不曾这么困难过啊！为什么在此时不需要思考的问题都浮现出来了呢？心境的影响而使得季节虽已入夏，夜晚却感觉如秋夜之沁凉，仿佛时间的钟摆也调慢了一样，内心虽不觉得害怕，但却有股难以形容的不定感。与其躺着内心不安定，不如继续让自己坐着用功，心里即很快速的专注并收摄身心，静下来，后又发现潜藏在心里对生的渴求及对死的怖畏，并不是理性知道而已，用道理说服自己是没有用的，因「自我的不安稳感」接二连三的扰乱自己，如此的觉察与对自己心绪的发现，在自己的修行期待上感到挫败感，但在当下身、心的清楚却又是如此的平静。

## 五、輕安、寧靜的湧現

最后还是让自己的身体躺下来休息，并接续着专注自己的每个身心反应，从躺下来再进一步的觉知身体从紧绷到放松；心绪从平静到对下一刻的不确定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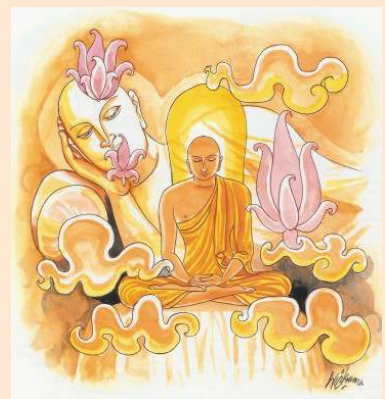
而有焦虑的起伏及幻想，乃至确定感的期待和追寻等等，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观察，原来真正感觉疲惫不堪的是「来来回回摆荡不定的心绪」，而非如自己想象以为是外在的种种因素来影响念头。当向内在察觉而不再向外期待及想象，对自己身心的当下清楚明白了之后，内心的平静是难以言语形容的，内在的平稳让身体很快的进入深层的睡眠，再次的睁开眼睛已是早晨的五点了，当意识慢慢的苏醒，心里仍是清楚及平静的，收拾好伞、帐及卧具等装备之后集合，大家都各有体会的静默，依序走在回道场的路上。

第一次冢间过夜的经验是难得而且可贵的，因为对一个女众的修学者而言，冢间修的机会更是难得的，必需要有诸多的因缘，无论在安全及内在觉观的修持上，师长都必需承担比带领比丘冢间修更加多倍的责任与教导，非常的感恩亲教师愿意给女众有如此殊胜的体验机会。

有了第一次的冢间修经验后，之后多次的到冢间修也都有不同的体会与发现，对自己在修行及自我觉察上有莫大的帮助，并且之后的冢间修已不再找有十字架墓地了，而是以地点安全与搭伞、帐方便等实际面为考量，平常很少有睡不着的经验，所以师父曾说：不论睡得百万名床，或是睡在厕所门口乃至坟墓堆里，最重要的是睡得着及睡得好。在冢间修的经验里才明白，睡得着及睡得好真的是最重要的，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体会：在活人不至的冢间用功”真的很安静”。

## 巴利語詞

Parinibbute Bhagavati saha parinibbānā	世尊入于涅槃时，
Sakko devānam indo	众神之主释提桓因
imaj gāthaj abhāsi:	说此偈曰：
“Aniccā vata savkhārā,	「诸行无常，
uppāda-vaya-dhammino;	是生灭法；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生灭灭已，
tesaj vūpasamo sukho” ti.	寂灭为乐。」





## 當我遇到了中道僧團

Bhikkhu.Citta Sang Varo

后学是一位平凡的出家人，接触原始佛法时间不久，尚无能力转达 佛陀深奥的法义，唯有能跟大家分享个人小小修学前、后的经验。

### 无知的我：

年少的过程（出家前的我）与一般年轻人无异，为了使自己的人生好过一些，经历许多人生困境的冲击，总是

告诉自己“我不可以失败”，并且还抱着几点生存下去的人生观：

有谁不想做个聪慧的人，

有谁不想做个成功的人；

有谁愿意自己是痴呆又愚蠢，

有谁又能接受：你好笨！

社会的现实是很残酷的，只要你不行马上就会被淘汰。为了三餐的温饱，生活经常过得像蚂蚁一般的忙碌但又恍恍惚惚，生命一天又一天的失去。有时候想啊！想啊！我这一生当中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不知道！由于这些不知如何是好，经常造成内心对过去及未来的事也只能回味与苦念。

### 我所认识的佛教：

当时，佛教是个人心灵上的归宿与避风港，因为在流转的生命中，佛教就像可让我暂时恢复清净心灵的家。每当遇到挫败的事情时，总会到寺庙去拜拜、痴痴望着佛像、呆呆看着菩萨像、偶尔还向法师请法来化解内心的不安，甚至到道场挂单静修、打坐、念经以及发心当义工。在道场静修的时间，内心就会感到舒适、安宁和清静。心里常常会出现出家修行的念头，可是又有些牵挂与放不下。每当静修结束，总会感受到 佛陀的那道光又浮现在眼前，不但给了我希望，还加强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往往是好景不常，这种心境无法维持太久，只要回到社会经过几天，那散乱、挫败的心境又会再次来拜访，问题总是没有根本

决解。最后，烦恼还是归于烦恼，痛苦仍然归于痛苦，现实的人生还是要面对。经过多次的徘徊，内心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到底有多少价值？又有多少次可以重来？要如何才不枉费今生？又应该如何做才不会辜负了自己呢？…最后下定决心将工作辞掉，到佛教界四处参禅修行、不断的从各方向想办法要寻找正法；从这座道场找到了那座道场，经过了一段时间，自问：佛陀在世时，到底教的是什么法？还是我没慧根，为什么总是……。

### 眼前的一偏光明：

寻求 佛陀之正法，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寻找正法的那段日子里，大部分所到过的道场，几乎每位法师给的回答都是大同小异，都认为自己所传续即是 佛陀之正法，听了这么多，各个的教法却都是各说各话。对一个想出世修行的学人，只是更增加迷惘，教说的复杂也令我失去了归宿感，不知如何是好？内心的彷徨与挣扎令我失去方向感，经过漫长的发酵，脑海里慢慢的起了一个念头：“算了，反正都是在修行，到哪里也一样！”，就在失望与不想再继续寻找的那一刻，经由怡保一位较早跟随师父学法的法集居士的引介，使我有缘听闻随佛法师所讲述 佛陀的原始教法。在一瞬间，似乎背后有股热腾腾的力量，不断的在推动着我那失落的心灵，而听闻法义却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但确实在我今生的经验当中是未曾听说，心中的法喜也与往昔有所不同，这时我才醒觉到，原来这才是我心目中所相应的佛法，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仿佛也让我感到 佛陀就好像在现前为我说法，实在令我感到庆幸，因为在修行的道路上开始有了新发现与转变。

人生在这寻法的阶段里，能遇正法已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而更让我难以预料的是，在我有生之年竟然能够跟随中道僧团出家修行，学习 佛陀原始之教法，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之事，想起师父常对我们说：

「不是我们福报大，是我们遇到好人了」。在亲近与学习当中，师父除了教导我 佛陀殊胜的教法外，更教导我如何做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首先在恩情道义上要先做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再来调整个人心



理人格「自淨其意」，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一个人如果懂得很多深奥的法义，却不懂得基本做人之道，学佛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把佛法变成另一种知识而已，对于远离轮回的痛苦是毫无帮助的。在过往日子里，虽然听闻很多佛法，道理也懂很多，至此才使得我深入的理解到，之前的人生观及想法是有错误的，真正心灵的快乐与所得，是无法于物质及欲望的希求来获得满足的。

### 师父的教诫：

师父对我的教诫是直接、针针见血毫不客气的，一一指出我难以接受的缺点，这让我感到如同身上的皮一层又一层被剥去、苦不堪言，而每次我都会低头不语与洗耳恭听的接受教诲，因为我知道师父是用心良苦，并苦口婆心不断的在教导我，这让我感到幸运与感激，因为有那位师长需要与自己的学生对立呢？每当教诫以后，我会去思维、消化并改善自我的过失，内心相信只要我肯接受与及时观照这醒觉的生命，并在时间上用功一定可以的！

### 师父对我的提醒与基本教育：

#### ◇ 一般人们互动的状况：

- 人们在互动当中，有摩擦、意见不合是理所当然、没有则是偶然。
- 与人相处不但要有默契也要有时间与耐性，道情才会生起。
- 更重要的是要真心的互相尊重，这点可是易说难行，试问有几个人真正能做到呢？（很多人还不是把自己摆在第一？…）
- 人生复杂之事既不属于黑色、也不属于白色更不属于灰色，因为从来都没有一个色是“常而不變”。

#### ◇ 谁人面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没人说之道理（广东话翻译，意思是指：那个人的嘴巴不会说人的是非，那个人没有让人在背后说过是非）。

- 事情做不好会被人说，
- 事情做好也会被人说，
- 什么事都不做更是有人要说，

所以对世间有利的事，应当积极行善与自利利

他的去做。

#### ◇ 事情不在结果只在过程：

- 从因缘法的角度来说，人生从来就没有开始哪儿会有结果？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因缘过程当中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如实的去体会、发现与珍惜每段因缘，一旦错过就再难以相逢。

#### ◇ 提取的心境：

- 当境界「考验」来临时，无论是强烈的反抗或是冷淡以对、乃至不动声色的表达，这都是属于一种提取的心态，要如何才能断除这烦恼与痛苦的心态呢？
- 即如大正藏《杂阿含》262 经所言：世人颠倒，依于二边，若有、若无。世人取诸境界，心便计着。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计于我，此若生时生、灭时灭。迦旃延！于此不疑、不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见如来所说。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实正观世间集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延！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 应当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正知住”之观察与醒觉，才能在这交叉复杂的人间，予以智慧之光明来解决问题。

虽然以上几点是我目前也还在学习，难免还会有起伏的时候，但此心境的感受仍然与当时在俗家时有很大的不同，这也令我明白到出家与在家修行之差异。很多事情还是必须亲自去经验才能体会，真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此外，让我更了解到，“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必须面对烦恼与痛苦，这就是“人的世界”。在这当中个人也感受到马来西亚法友们对我们的关心与期许，之前感受有些许的压力，现在更能体会到马来西亚法友对法的渴盼，我更该好好的努力学习与改变，回馈法友的照顾与护持。身为佛陀出世弟子的我应当依佛陀如法如律的教法而行，同时也将佛法流传不息、续佛慧命，好好利益往后的学法者。

SĀDHU! SĀDHU! SĀDHU!

## Short-term Monastic Practice....Why?

### 短期出家的緣起

A tissue in the hand<sup>1</sup> ..... Soup to Nuts<sup>2</sup> ..... OPERATION: EACH / SINGLE BREATH

一张纸巾在手.....清汤到坚果..... 精勤方便：实实在在，尽当前每一呼吸。

紐約 法梵



**October 2010:** I was chauffeuring the sangha to visit to a Ven. theravada elder abbot in New York. I was suffering from a flu that day and so was Venerable Tissara. Both of us were sneezing a lot in the car before arriving the temple. As we left the car, I grabbed a “BUNCH” of tissue from the tissue box and put them in my handbag. When I offered the venerable to take some, she took only 1 tissue and put it in her pocket. During the visit with Bhante, I started sneezing and struggled with a runny nose. My handbag was plac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and I was in a bit of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Venerable Tissara, who was sitting next to me, gave me the clean tissue from her pocket. What a relief! A tissue in the hand is better than 10 pieces accumulated away in my handbag that were not useful at all!

2010年十月的某一天，我开车送僧团去探访纽约市的一位南传长老。我和 Ven. Tissarā 两人都感冒，不停打喷嚏。离开车时，我很自然地买了「保险」：从纸巾盒中取了一迭纸巾，放进手袋。当我请 Ven. Tissarā 也拿一些纸巾，她只拿了一张，放在口袋里。在长老开示当中，我突然不停的打喷嚏，放着纸巾的手袋，却是放在房间的另一边。正当我着急地忍住往外流的鼻水，坐在身边的 Ven. Tissarā，适时的将她的

那一张纸巾递给我，让我及时的脱离窘境。在需要的时候，一张纸巾在手，比起远在身外的十张纸巾，实用得多呢！

**December 2010:** Before a Friday evening lecture, I offered a bowl of soup to Bhikkhu Aticca which he accepted. Another dharma brother offered a box of oatmeal/Nuts which Bhikkhu Aticca declined. I was slightly bewildered until Bhikkhu Aticca explained. He cannot accept the box of Nuts as this is solid food in evening and excess accumulation is restricted in the sangha's discipline.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is is not a practical discipline. I did not see how that has to do with abandoning cravings and clinging. I understand the sangha discipline of not accepting money, but now, not accumulating food. How absurd? Bhikkhu Attica went on to explain that this is living out uncertainty. Ahhahaha. I got it. OPERATION: Living out EACH BREATH as a FINAL BREATH.

2010年十二月，某个星期五的晚上，纽约中道禅林的住持 Bhikkhu Aticca 在说法前，接受了我所供养的一碗（合于戒律的）清汤。另一位师兄因为担心隔日没人供养 Aticca 师父早斋，便买了一大盒坚果麦片供养，Bhikkhu Aticca 拒绝接受。因为他需要许多天





才能够吃完一大盒，但是戒律是不可储聚食物过夜。当时，我觉得这戒律太不实际了。离贪……断爱……向于舍，不受金钱等等……，我明白。但受一星期用的食物也不可以？太特殊了！后来，Bhikkhu Aticca 解释：这是修行，生活在不不确定中体验「缘生，无常」。这才恍然大悟：精勤方便，实实在在的止观当前，尽当前每一呼吸。

As a householder, I make plans all the time as I cannot relinquish the responsibility. This appears contrary to the practice of NO TOMORROW. We are constantly planning to maintain a roof over our head, food on the table for the family and financial security at retirement etc. Many a time, when sudden event hits, misery occurs. We talked about and default to impermanence all the time when we come into sudden events in our daily life. Ability to live it out is the key to practice. Understanding dependant origination is the key.

身为一个在家人，家大、业大、责任大，每一天都在盘算经济、家庭、健康、退休计划……等等，当有突发事件，或不如意事时，痛苦就会发生。我们常会自我解释：无常（Anicca）啊！但是能够坦然的活在缘生、无常中，便是体验因缘法的修行了。

**How can I apply the OPERATION: NO TOMORROW into a householder's life?** I want to live out the experience of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sangha. With this idea in mind, I cross checked myself for any other reasons and the manifestation that this event will cause:

Am I doing this to challenge or substantiate my existence? ....NO!

Am I doing this show off to others that I can do it? ....NO!

Am I trying to run away from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y and work? ....NO!

Is the grass greener at the other side? ....NO!

Will the image of a shaven head outlook effect negative ramifications for my household and business associates. Oth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practice, may worry about their own comfort zone be disrupted. It is like by-products generated from advanced technology nowadays are culprits to global warming which in turn is the cause to many natural disasters killing lives. ....NO! I will do my best to play my householder

role.

I answered NO to all of the above questions. Actually, too many anticipation and planning again.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中文根底差，听法、理解困难。如果……有机会跟随僧团生活（短期的），学习和体验「正观当前，尽在当下的因缘」……我再三检讨自己，短期出家念头的目的：

- 1.是为了肯定自我吗?……不!
- 2.是为了荣耀自己吗?……不!
- 3.是在逃避责任（家庭，事业）吗?……不!
- 4.是羡慕出家生活吗?……不!
- 5.出家后的形象，会影响家人和公司吗？担心他人的安全感受影响，如一件好事(如科技发展)有时是会影响到一些不良效果(地球暖化…天灾)。……不！在家时，我会尽力做好应有的责任。

太多的顾虑和计划了，尽当下的因缘罢！

### 短期出家……HOW?

December 2010, I had hoped to follow the sangha in their Malaysia/Singapore trips. But due to a renovation project at home, I was unable to make the trip. Actually, I was physically exhausted and stressed during those months. I changed my mind about monastic discipline again, as I enjoy the comfort in my newly renovated home. I am not versed in the dharma nor am I persistent in my meditation practices like other dharma brothers. What if I cannot tolerate the strict discipline of monastic lifestyle? What if I become ill and become a burden to the sangha. I hesitated again.

2010年十二月，我希望跟随僧团去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但是家中正在装修，不能成行。其实，在去年我是很劳累，所以改变了短期出家念头。在家中可享受得很舒服呢！我听法及打坐，也不如其他师兄那么精进。如果短期出家时，我不能忍受僧团的刻苦生活形式，病倒了便会麻烦僧团。这个顾虑，让我又犹豫不决了。

I shared my concerns with Venerable Tissara, and she told me that I am drifting away from my current conditions. I need to increase the 'PRESENT' factor in my observation. With that saying, I checked for airline tickets that weekend



and found myself in Asia a week later. As I walked into the temple on February 8<sup>th</sup> 2011; day 5 of the OBST meditation retreat, Venerable Tissara asked if I am going ahead with the monastic vows. I said I do not know then as I had not asked Shifu. When I saw Shifu later, the only thing on my mind at that moment was that I like to experience the everyday life of a sangha. I asked if I can take the monastic vows for a short period Shifu asked about my departure date. He then said I can take the vows the next day so that I will have 9 days of experience and I can go alms round with the sangha. At that moment, I was neither excited nor apprehensive about the decision. It was just so comfortable. In the evening internet lecture, Shifu announced this event to the class and also asked if I had told anyone in New York about my decision.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had not as my decision was made that afternoon.

我对 Ven. Tissarā 说出心中的种种顾虑，她提醒我想太多了，离开了「正观当前，尽在当下的因缘」。这真的是当头棒喝！我立即买机票，一星期后便到了亚洲。二月八日到达台湾内觉禅林时，已是禅修的第五天了。Ven. Tissarā 带我进入道场时，问我是否短期出家？我回答：还不能确定。因为尚未问过大师父的意见呢！当我见到大师父的时候，脑海里只是想到体验出家生活。我向大师父提出了「短期出家」的意愿，大师父只问：准备甚么时候离开？我答：17号。大师父算了一算，有9天的时间。OK！明天剃度罢！可有体验托钵的机会，就这么决定了。我当时没有兴奋或担心，顺理成章，内心很安适。当天晚上连线上课时，大师父当众宣告：第二天有人短期出家。又问：我已经告知纽约的亲人吗？我说：没有。因为我也是当天才做的决定呢！

### 短期出家……WHAT HAPPENED?

Feb. 9<sup>th</sup> 2011; Venerable Tissara shaved my head on the next day and helped me with my robe. Again, I did not have any special feeling of excitement or apprehension during the solemn ceremony. It was very calm and peaceful. I observed the feeling as the electric shaver went pass my scalp. I saw flocks of hair flowing lightly on to the tray in front of me. My scalp became warmer as blood vessels probably felt the lack of hair and immediately rushed to the superficial skin area as a reaction to equilibrate. I took the 10 precepts of monastic vows with Venerable Tissara. I considered these vows seriously. I need to keep the 10 precepts every minute from then on. They were very de-



fined and clear. I moved from the layman's quarters to an individual camping tent that was situated in the outside area of iron shed,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female sangha's tents. The temperature at night was quite chilly and windy (8-10 deg C). There were fireworks from a distance as this is during Chinese Lunar New Year. No clocks, no computer, no phones, no flash lights, no safe room, in total darkness; I fell asleep quickly in the midst of gusting sound of wind blowing vigorously against exterior wall and tent. The sequence of events from then on was again very natural and smooth. Learning to wear the robe was a bit of a challenge in the first few days. To transform a sheet of cloth into a tunic do require some skill! Yet, applying the AóB theory to the cloth helped. Helping in the kitchen was a good practice of the theory too. I was able to grate carrots without shaving off the skin on my hand.

2011年二月九日早上，禅修的第三支香，Ven. Tissara 担任戒师为我剃度，大师父及中道僧团众师父们在旁见证，仪式简单庄严，心境平静，没有兴奋或紧张。当剃度时，只看到一些黑发飘下到盛盘中，头皮稍凉，又即感觉血涌上头皮，帮助保温。然后，我穿上僧衣，Ven. Tissara 为我授十戒。当时我只知道这些戒规是要严格遵守，清楚自己当下已出家，没有短期或永久的分别。我从禅修学员的住处（室内），





搬到十戒尼众的住所，那是禅修期间临时搭在屋外铁皮棚下的帐篷而已！当天晚上户外相当的寒冷（摄氏 8 -10 度），近处听着风吹、雨打声，远处传来新年烟花爆竹声，没有钟表时间，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电灯，穿着出家的僧服，也没有紧闭安全的房间，在黑暗中，很快的安然熟睡了。往后的几天，都是同样的安然宁静。起初穿僧服的确有些困难，想想将一块布变成穿上身的一件僧服，真是有相当的难度呢！正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一块布就渐渐的变成身上的僧服了。在厨房帮忙，也是观察实修的体验，我削红萝卜也不再削到手呢！

Every action or non-action, manifested from our 6 senses affects each other which in turn adjust and continues to change in its own way.

Carefully observing one's 6 sense bases, their individual or combined reaction with the external factors;

the feeling/sensation arising from this and understanding the cravings, clinging and becoming of this feeling.

Being aware of this transition of minute events within oneself,

Ability to be mindful,

Applying Buddha dharma

Persistence, rapture, serenity, concentration and equanimity

每一动作或静止，从六触入处而起，关连影响，相凌相夺，不断的变化迁流；仔细的观察六入缘于六境的影响，还有六识的反应，了知受（情感）、想（思考）、行（抉择）如何发生，明白爱、取、有是如何生起，观察当前缘生，觉知任一现起的历程，修习「观四念处集与灭」。依据 佛陀的教法，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修八圣道。

**Feb 13<sup>th</sup> 2011;** Alms round with the sangha at Beitou marketplace. It was a cloudy day. We packed the dharma distribution materials in our alms bowls and went to the market place. Shifu led the troops and we followed walking slowly like walking meditation. We were stopped several times as laymen offered food into our alms bowls then were given blessings from Shifu. The people in this market were very warm and giving. Our bowls were filled up quickly and dharma materials were all distributed. Some wanted to give money that we refused and informed them we only take food. They then went into the food stands and purchase vegetarian food for us.

2011 年二月十三日：天空乌云密集，僧团到山下北投市集托钵。在早斋后，僧众整理好钵，带了宣法结缘品，随即前往山下市集，大师父带领，我们跟着，慢慢行走在市集中，像行禅一样，没有东张西望。有人供养时，师父便停下脚步接来供养，并为供养者教说敬施的福田。此地的人很热情、慷慨，我们的钵很快便满了，结缘品很快的送完。有些人想要布施钱，我们便告诉他们，僧团不受金钱及肉食，只受蔬食，有施者就临近摊位买蔬食布施。

**What were my feelings during the alms rounds?**

Humble: I am here to receive food from layman so that I can sustain my physical states. I wondered how it is if I go on alms round on my own.

Thankful: When I received the food, I was very thankful and felt the kindness of the layman. I summon all my metta energy to wish them the best in everything.



Sadden: I observe the misery in the faces of many pedestrian; apparently lost or being stressed about daily living.

Serenity: The atmosphere and power of the sangha as a group; W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thus was able to spread dharma as well as filling our alms bowls. I wondered how it would be if I went on alms round by myself.

托钵的感觉:

谦虚: 接受食物的布施, 让我可以维持生命, 继续的修行, 做一个好的出家人。

感恩: 当受供养时, 感觉布施者的仁慈, 我亦尽心的祝福布施者。

感慨: 看见市集里, 有些人脸上表情带着失落、惘然, 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及无奈的痛苦。

平静、安稳的僧团力量: 路上的行人及信士, 被众多僧众吸引, 前来布施、闻法和接受祝福。如果没有跟随僧团, 自己托钵会怎样?

**Feb 15th 2011:** Alms round on my own at the Shilin WahRong Marketplace. I was slightly apprehensive initially as I parted from rest of the sangha group and went on the alms round by myself. This feeling disappeared immediately as I started on the walking meditation. I was oblivious to the many exotic food and colorful products in the market place. An old lady offered money and I declined politely. I gave her blessings and a flyer that explains about our practice. My alms bowls was filled; once with a bag of tomato; then with a big jar of vegetarian sauce and then some steam buns. I gave blessings to the laymen. I also heard a shopkeeper harsh words saying that one should not loiter in front of his store. I continued at the same pace on my walk. I was not disturbed as I understood the feeling of the storekeeper who is worried about his business affected by a begging bhikhuni in front of his store. As my bowl was filled, I left the market to join the rest of the sangha. We returned to the temple. After prayers, we quickly prepared lunch from food collected at alms round that morning.

2011 年二月十五日: 单独一人的托钵在台北士林附近的华荣市场。当离开僧团独自一人托钵时, 起先的确有一些顾虑, 但举步走入市场时, 顾虑的心绪便消失了。如同行禅一样, 知道市集两旁陈列着五花八

门的食物和货品, 没有任何期待的念头, 默默的向前行。一位老妇人想给钱, 我礼貌地告知不受金钱的戒律, 只接受蔬食的供养, 诚心的祝福她平安。托钵时也听到有一服装店主不友善地说: 「快走开! 不要阻挡门口, 妨碍我作生意」。我没有回应, 只是慢慢的继续向前行, 内心明白店主对于于生意的焦虑, 默默祝福他。我的钵满了, 六颗番茄、一瓶素肉燥酱、一小袋馒头, 非常感恩地祝福布施者。离开市集后, 跟其他单独托钵的僧伽集合。回到山上的道场, 诵念经后, 帮忙处理当天托钵受施的食物, 僧众均分的作为午斋。

### Feb 17<sup>th</sup> 2011: 3pm, return to householder lifestyle

9 days of monastic life came to an end today. Like when my head was shaved, I was neither excited nor unhappy when I denounced my 10 monastic vows and disrobed. Every action was very tranquil and peaceful. Brushed up on my observation skills of conditions of the moment, I will continue my OPERATION: EACH/FINAL BREATH as a householder; keeping my precepts as best I can to bring happiness to all beings.

2011 年二月十七日, 下午 3 时舍戒: 九天的出家生活, 经历几次的托钵, 今天完满结束。舍戒时, 像剃度时一样, 我没有兴奋或失落, 很平静自然地脱去僧服。九天的时间不长, 也不短, 我约略的体验到出家的生活, 获益良多。大师父的开示, 谨记于心: 精进、正观当前, 做好当下的因缘, 现在是做好在家人应做的责任; 精勤方便, 实实在在的尽在当前每一呼吸。

### 附註:

1. A tissue in the hand ~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also sometimes given as, "A bird in the hand is better than two in the bush," is a proverb saying that it is better to stick with something you already have, rather than pursuing something you may never get. This proverb is a very popular warning, widely used in many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2. Soup to nut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Soup to nuts" is an American English idiom conveying the meaning of "from beginning to end". "from start to finish"

「清汤到坚果」是美国人的谚语, 意思是「从头到尾」, 或「由始至终」。



## 紐約中道禪林報導 (美國 法原)

2443/2011 年 1/23

### 為紐約中道禪林住持 Bhikkhu Aticca 返台餞行

年关将近, 美国原始佛教会纽约道场住持 Bhikkhu Aticca 亦趁此新春期间返台参加中道僧团的闭关修行。大纽约地区的法友们平日与 Bhikkhu Aticca 相处甚为融洽, 咸认为 Bhikkhu Aticca 性情敦厚, 笃实修行, 尊师重道。故亦藉此机会于一月二十三日假法拉盛佛菩提素菜餐厅席开三桌为 Bhikkhu Aticca 饯行, 提前共享春节的团圆饭。

餐后法友们仍回到禅堂静修, 并于四点半与台湾连线聆听导师开示。纽约入冬以来气温一直很低, 再加上几场大雪, 许多住在远地的法友因交通往来实在危险不便, 皆纷纷在家雪安居。导师在连线时亦常取笑纽约道场内的法友全身重装备, 在摄氏气温十度以

下的冷气中坐一天听连线, 显得又老又冷。在驱车前往餐厅途中, 我也笑问 Bhikkhu Aticca 碰到我们这群老老参是否也很头痛?

不过导师在开示中提到一段故事, 说冰冷的石头佛像只要有点灯供花的诚信, 就可以使信仰活起来。能够听闻无上甚深微妙法对又老又冷的纽约法友们必然也有春暖花开的激励, 大家都寄望 Bhikkhu Aticca 回台闭关更上层楼, 来春再回美, 不是陪着法友们一起老死, 而是引领大众走向无生。

2443/2011 年 2/2

### 紐約原始佛教會法友除夕圍爐

Bhikkhu Aticca 返台后, 纽约道场连线就偏劳法川师兄负责 IT, 并忙里忙外提供各项服务, 法寿师兄、法应、法中师姐护持道场点灯供花, 风雪无阻, 令人感佩。除夕围炉由法应师姊掌厨, 摄影大师法映师姐为大家在寒冬拍下了几帧“室内”春景。



←左上图群: 饯行餐会。↑右上图: 纽约道场的法友全身重装备连线听法



↑左下图: 围炉合影。右下图群: 纽约道场法友除夕围炉。→







Bhikkhu Aticca 为学众教授佛教历史

### 2443/2011 年 2/3 ~ 2/12

### 台北中道禪林舉辦第十八期《中道十日禪》

第十八期中道十日禅于 2011 年 2 月 3 日至 12 日在台北中道禅林举办，主法禅师 乌帕沙玛尊者教授禅法皆以经为量，尊者学法近四十年，深究部派佛教传诵的经法与教史，已完成「第一次结集」集成之教法及修证次第的整编，还原 佛陀原说教法与禅法的真实面貌。

这次农历春节期间的中道十日禅同时与美国、马来西亚同步网路连线。为了接引更多的学众参与，禅修营分三个阶段进行。初阶三日禅主要在指导学众认识止观正行与次第、安那般那的修习，除了坐禅、行禅之外，并教授卧禅的修法与止禅的修证。进阶三日禅则教导禅观正见—「因缘、无常、无我」之修证次第、菩提道之禅修次第及息障禅法—调伏五盖等。2 月 9 日~ 12 日最后一阶段是中道禅，教授因缘法正见、因缘观修证与七菩提分。

尊者告诉大家要有这样的认识：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典在经过长久岁月的发展，不免于历史演变的影响与陈痕。古老的经典于现在来说，就是一种历史的文献，而学法者不能厘清经典在历史的演迭过程的新刻痕。春节禅修期间，则由 Bhikkhu Aticca 为学众教授佛教历史。

本期禅修营期间特别的是：初一与初七分别有二位法友短期出家剃度受戒，详细相关内容请见 p.28 《短期出家的缘起》与 p.38 《春节十日禅纪实》。

### 2443/2011 年 2/15 起

### 台北舉辦短期原始佛教正法研習課程

2011 年 2 月 15 日起，每周二晚上 7:30~9:30 中道僧团与中华原始佛教会假台北市松山区民有里活动中心，举办短期正法研习课程，这一课程由中道僧团导师 随佛尊者亲自主持，课程中对 佛陀教法有深入浅出、精辟入里的解说，这两次的课程，内容有因缘业报的精要解说、宿命论的戕害性、因缘法的概要、...等等，参与课程的学员均感受良多。

由于法友的积极投入，以及民有里里长的热心协助，不但周边交通顺利，生活设施也相当完善。因此，两次课程之进行均相当顺利，每次也均有超过五十位学员参加。

此一周二夜晚的社区正法研习课程，将持续进行至四月十九日，欢迎各方法友参加。



当了解「因缘」即是影响，就知道现前只是因缘相互影响的呈显。



师父请法友於现前六融入处如实观察





## 正法新聞 (台灣 法壁報導)

2443/2011 年 3/5

### 中華原始佛教會會員大會

社团法人中华原始佛教会，第一届 第二次会员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5 日上午，在台北北投中道禅林举行。当天一早，陆续的到了六十余位的会员及法友，整洁的禅林弥漫着一股新春喜洋洋的气息。

大会开始，在唱颂三宝歌之后，恭请佛教会导师随佛尊者开示。尊者首先感谢三宝的光明：原始佛教会从去年五月开办以来，将近一年当中，在许多法友不求名利、精勤学法，真诚无私的付出；以及僧众法师的费心和努力之下，顺利发展。虽然人数不多、护法资源不很充足，仍能秉持着坚定的信念，依循 佛陀法教，同心协力开展原始佛教会在台湾的弘法事务，并举办多项活动。导师同时肯定学众们护持法灯，嘉惠社会人心的贡献。

原始佛教会向政府申办时，除了宗教教法的传扬之外，还肩负着社会公益的责任。导师勉励我们：弘法利众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的，我们是 佛陀的弟子，要秉持初衷，在 佛陀光明座下，精勤团结，一心一意维护 佛陀正法的发展与传续尽一份力。以法为要、利益众生，才是我们真正的本怀。

接着由主席报告，内容为第一次大会决议案所办理的进度与成果。近一年来，我们在台湾、美国与马来西亚举办的活动包括：印度佛教史、原始佛法、网际网路连线研习课程，国际原始佛法僧团与信众之交

流，并举办多次禅修以及发行书籍、刊物、与法音流通…等等。未来一年的会务与法务的展望正积极在进行当中，仍有许多要务，需要大家参与、协助。

然后，由理事长做理事会工作报告，常务监事做监察报告。并提报 2010 年度财务报告暨年度基金运用。以及 2011 年度工作计画暨年度财务收支预算。

会员大会最后在主席正式宣布散会之后，圆满完成。







# 正法新聞

2443/2011 年 3/18~3/20

## 中道僧團參加南印 Bangalore 摩訶菩提學會 典禮 (相關留影及說明請見封面裡頁)

在南印 MAHA BODHI SOCIETY 的邀請下，中道僧團于 3 月 17 日经由马来西亚，于 3 月 18 日凌晨抵达位于印度 Bengaluru 的 MAHA BODHI SOCIETY，參加 DHAMMAPADA FESTIVA。

此活动每年举办一次，为期一天；今年(2011 年)欣逢大长老(BADA BHANTE) Ven. Ācharya Buddharakkhita 九十岁生日，所以 3 月 12 日至 3 月 20 日，一连九天，扩大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及仪式，世界各地许多南传佛教的僧团都前来祝贺。

3 月 18 日的活动包括 Institute of Moral and Spiritual Education 动土仪式、对烧烫伤医院病患的布施，以及晚上 BADA BHANTE 生日前夕的特别谈话(Special Talk on DHAMMADUTA WORK IN INDIA)。因为 BADA BHANTE 已经高龄九十，平时很少对外公开说法开示，在他生日的前一晚，他特别先邀请到场的法师，勉励所有出家人应当精勤修持，弘扬正法，以挽救日渐败坏的社会风俗。中道僧团 Ven. Vūpasama 也在 BADA BHANTE 对众法师勉励之后，代表中道僧团提前向 BADA BHANTE 祝寿，并感谢 Maha Bodhi Society 的邀请，有此一机缘参与盛会。同时，推重印度南传佛教僧团的贡献及重要，更呼吁在场的印度、锡兰、缅甸、泰国及其他各国的南传法师，能够关心南传佛教圈的新成员——台湾及大陆，并帮助华人原始佛教圈的僧团及法务发展。







19日上午在典礼中，省长致词



19日上午在摩诃菩提学会的南传佛教大学开幕典礼中，大长老致词



大长老致词



摩诃菩提学会的仿菩提伽耶的正觉大塔的佛塔



19日上午在典礼中，师父致词



19日上午的典礼中，大众聆听师父致词



19日上午在摩诃菩提学会的南传佛教大学开幕典礼中，大长老与省长相谈甚欢



19日晚上，当地部长莅临致词

3月19日（月圆日）是 BADA BHANTE 的生日，印度政府官员及世界各地前来祝贺的僧众，齐聚一堂，举行一系列的授赠仪式和新书发表会，将 Maha Bodhi Society 的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为避免无法挤进大会堂的遗憾，主办单位还在地下室设置投影布幕，实况转播。中道僧团 Ven. Vūpasama 及 Bhikkhu Aticca 都在此盛会中荣获授赠，并致词推崇印度佛教及介绍华人佛教。晚上八点起至隔日凌晨五点，锡兰僧团领众法师整夜唱诵巴利经文，为众生祈福且特别为3月11日在日本发生海啸的罹难者祝祷，祈求天下苍生平安幸福。

3月20日主办单位特邀中道僧团 Ven. Vūpasama 为所有法师及参加活动的法友开示禅观法要。有些法友听到 Ven. Vūpasama 的开示，茅塞顿开，在修行上多年不解的疑惑一一解开，好不欢喜。说法结束后，来自德国的南传佛教团体力邀中道僧团，务必到当地举办禅修课程，让其他的求法者也能听闻正法。

活动在一片祥和宁静的巴利经文唱诵中进入尾声，中道僧团一行人在3月20日深夜十二时，搭机返回马来西亚处理法务，结束此次印度之行。





2443/2011年2/3 ~ 2/12

## 春節十日禪修紀實

台灣 法璧報導

禅堂里，崭新的蒲团已摆置整齐。佛堂前，亮丽的黄色蝴蝶兰与法座上清新的白兰相互辉映，肃穆而庄严。面对佛堂的两柱，镶着一幅对联『原始佛法正向一乘菩提道，人间佛教实现自利利他行』正代表着修证佛法的宗旨，以及我们正在走的道路。这是 2011 年农历初一到初十，台北中道禅林举办的十日禅修。今年的禅修并同时与美国、马来西亚同步网路连线。

寻离苦的道路，至少在盲目追逐的困恼里，能让扰攘不安的身心获得暂时的歇息。

禅堂旁，粉红的樱花，一侧一前，与一路上山来的各色樱花，相互呼应。阳明山的樱岗，经过一年，寒冬过后天气转暖，正是樱花开放的时节。往年禅修期间常下雨，今年却是天清气朗，阳光普照，满树樱花尽情奔放。靠上窗前，樱花以各种绽开的姿态，迎面而来，这么亲近，有种说不出的庄严与感动。让我想起多年前 师父所写的一首诗『满树花开千万般，枝枝向暖枝枝寒，当前尽是深密意，栖处无忧落处欢』。

庭园里，雀鸟成群来访，驻足吟唱，品尝成熟的浆果。蜜蜂、蝴蝶穿梭其间，春意盎然，就在这祥瑞兆的平和气象里，开启了禅修的序幕。

### 禪修篇

一般人会以为：平日工作繁忙，学法参加禅修、打坐可以让心静下来，在生活的能量上充电，所以禅修一定要以禅坐为主。Ven. Tissara 则指出：禅观之



早已整顿整洁的庭院里，南洋杉直立挺拔，高高地俯瞰着劳碌的人间，仿佛知道正有一群人渴望着找



前，应对『因缘法』有所了解。想要练习针对现前身心实况的观察，得先具备十二因缘法的正确知见，因为禅观主要重点是『因缘观』。此即所谓『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之意。至于不净观、慈心观…等等，只是调伏身心苦恼的禅观法。修习『因缘观』才能让苦恼的根断除，所以禅修期间，为了建立正确知见，除了禅坐之外，还必须认真听法，而师父所说的法是以「第一次经典结集」集成的经说传诵—《杂阿含》与《相应部》两部的共说为主，也是释迦佛陀时代的真实教法。

禅观实务应先要有止禅的基础，佛陀所教的止禅只有『安那般那念』一种。止观的『止』是「摄心一处，内离言语」之意。由于禅坐固定姿势太久，会引来不适，让自己不专心，所以 Ven. Tissara 同时教我们「行禅」：走路脚步配合呼吸，注意力放在息入、息出。并教我们躺下来让身体伸展，学会放松，修习「卧禅」，并时时专注于禅观。至于真正观禅时，则不可落入思惟的觉知。Ven. Tissara 勉励我们：「止禅是需要靠练习的，所以平日应该多找时间，在『止禅』上下功夫，等到师父教『观禅』时，才能跟得上。其实平常在行、住、坐、卧之间就要练习摄心专注，这也是很重要的。」这次 Ven. Tissara 更教导我们「内觉十行禅」的调气方法，让久坐的身心得以纾解。在我们觉得比较安定之后，更接着引导我们做初步的禅观。

十天来，我们谨记着法师的教导，时刻练习，也将师父所教的用在禅观实务上。希望把握时间，让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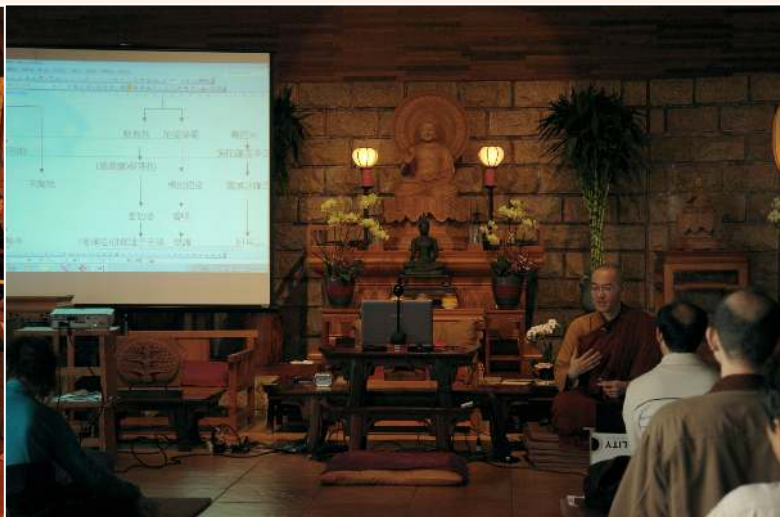
己熟练一些。等回到原来的生活里，把这段所学变成每天的功课，摄心专注实际的观察，来解决自己内在的问题。

## 历史篇

许多宗派的历史都希望与佛陀连结，借着世尊的光环来肯定自己，可是，实际的修行法门却又各行其是。所以讲历史需要引经据典，列出明确的考证，做严密的推理，以资证明。禅修期间有几个下午，由 Bhikkhu Aticca 为我们讲佛教历史。他认真的引用《卡拉玛经》：不因为根据「传说、传统、宗教经典、逻辑、哲学、推理、预测、当代流传的见解、或某个人的威信」而信以为真。严谨的态度说明了有根有据的史实，才能摄受众生，回归圣道。

根据随佛尊者的教导可以理解：经典法义与历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了解佛教历史必须先探究时代变迁中当代的思潮；而经典内的思想、教派流变、与佛弟子的活动也正影响着历史的演变。研究佛经的内容，便会发现经典所呈现的面貌也就是当年的历史场景，那是代代相传的思想演化过程。教史与思想不可分割，也互为表里，是一般人应有的认识。研究经法而不了解历史，就如同从窗口看世界，局限一隅，屈从有限的见闻，加以附会，不免有所偏颇。

「经」「史」互通、相应是研究经典法教必走的道路。若只重一边，就会变成解法不像法；解史不像史。今日世尊法教的流失与质变，完全是「经」、「史」分流所造成的遗憾。想要寻回佛世的『菩提道





次第】，做为今人修证的圭臬，必须「经」、「史」相应，讲「法」必须讲「史」；谈历史也必定要引经据典，才能如实遍观全貌。

有人觉得历史繁琐枯燥，然而演变至今，佛教教说混杂、宗派繁多，不循着史实的线索回溯，无法看出在历史的变迁中，世尊所宣说的法，如何发生了变化。阐明史实，拨伪显正，回归正道，才能再度令让求法的信众有所依循。

今日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在不同文化的熏陶下，各有其社会风气和习俗。例如美国人就不相信『宿命业报』论，他们面对不公正的事，会直接诉诸法律，不愿意自责隐忍附会于「宿命」之说。

历史的殷鉴不远，在异说纷纭的教界，正法要进入人心，得仰赖根基成熟的众生，秉持着对佛法的信心，以智慧的明见真诚护持，让佛陀的真实教法于二十一世纪能够在华人世界传扬开来，重现自觉、利他的「一乘菩提道」。

### 法工篇／禪修前

春节前的周六，上山时，禅林里已有许多法友在清扫。刷洗地板后的水沿着墙角流泄满地。阳明山大约只有十度左右，天气寒冷。法友们忙进忙出，由于冲洗里外的窗台和玻璃，男众都穿得很少，身上难免喷溅到冰凉的水，却仍然不以为意；女众法友则在一旁细心的擦亮大玻璃。

师父在电脑前与美国连线说法；法师们有的帮忙整理；有的与法友在厨房准备午餐。为了这么多发心

的法友，煎了几大盘的萝卜糕，那还是有位法友前晚亲手制做的呢！法师们平日虽然严谨，看待法友总是那么的慈和贴心，让我们有回到家的感觉。

男众法友打算搭盖临时厨房，置物架、快速炉、大型锅具的装置、水管的配置、水槽的刷洗、拉管线设置灯光…等等。眼看着厨房还没来得及建置妥当，天色已渐渐黑了。阳明山的黄昏越来越冷，尖利的寒风透过衣裳的纤维穿入身体。法友们陆续准备下山，然而禅修前的准备工作却依然还没有完成。走出门口，几十捆枯叶、树干、和枝条早已在那儿等着我们扛出去。那是男众法工们辛勤整顿的成果，一天下来，禅林内外顿时焕然一新。

为了春节禅修，几位法友早已在年前跟家里请假，日夜帮忙。从户外树林、草坪的整理，到铺置床位、禅修行程的告示张贴、以及名单整理…等等，琐琐碎碎都需要人力协助，法师们更是不能置身事外，也跟着辛劳。禅修能顺利举办，真要感恩他们的付出与圆成。

### 法工篇／禪修時

认真观察，总有一群默默担负工作的法工，穿梭于我们之间，为我们解决了大部分繁琐的事务与劳务。十天来，我们可以安静修习、听法、与内观而无后顾之忧；并将长时间以来在俗世忙碌中的烦恼而浮动的身心安定下来，实在要感谢他们的全力付出。他们是庄严的护法，随时准备在任何状况伸出援手，为大家解决困难。他们能动能静，文武兼备，时而安坐





在我们近处认真闻法；时而匆忙起身奔赴任务。看着这群年轻的法友，心中无限感佩。虽然不能时时静心禅修、全程闻法，他们已将自己的福报分享大家。感恩之余，真要加紧用功、时刻精进，不要辜负法师们辛苦为我们准备的修行环境，以及法工无私的付出与护持。

为了教导大家不要坐享其成，也懂得付出，利用禅修的空档，每天会安排一组法友协助厨房洗菜、切菜、清洁锅具和行堂。十天禅修中，每人至少有一次机会，学习团队合作，为禅修做小小的个人贡献。有的法友带来家中刀具，有的自我推荐，使出浑身解数，将开餐馆的经验全力以赴。一边学习观察内在起伏；一边合力完成任务内的工作。虽然看起来也像俗世生活的家务与人际互动，在禅觉的喜悦中，反而倍觉轻盈开心。

### 僧團篇

禅堂前方的法座旁，几尊凝定挺立的身影，不时的在示现着禅悦法喜。远远观看庄严肃立的僧团，顿觉身心清澈无虑，有一种说不出的摄服力让人敬服，不自觉的感到无比的鼓舞，让人即时摄心专注，谦诚自守。

这次禅修有赖法师们参与规划，不辞辛劳的投入，亲力亲为，并将国内外禅修的经验加以指导与传承。禅修期间，法师们有的打板，为我们掌控作息时间；有的安排「行堂」人员的搭配；有的负责连线与电脑作业，让师父能安心说法；有的做现场摄影和录制影音的工作；有的教导我们禅觉的内容；临时状况

发生时，还得劳烦法师们解决；最重要的法义内容和禅观实务，则由师父为我们一一开示讲解。

师父座下的法师们，终年跟随师父到国内外游化弘法，奔波劳碌。往来于法友之间，时时慈心关怀，为大家解疑释难。能文能武、见识广博，处理法务之余，仍不忘随时自行用功。在师父教导下，勤恳严谨；务实理性；待人谦和；心思细腻；无时不认真看待眼前互动的法友。和他们相处，让人倍感亲切，散乱的心思也安定了下来。

感谢师父与法师们多天来的辛劳，惭愧的弟子们何德何能承受您们的慈悲照顾。

### 皈依篇

禅修期间有一些法友皈依，师父为他们开示时，引用《杂阿含》419 与 420 经的经文，「于苦、集、灭、道『四圣谛』无疑者，则于佛、法、僧无疑」。并说明『五根』「信、进、念、定、慧」，是以「慧」为首，摄导信根，以至圣戒成就，所以皈依要守五戒。

皈念佛：佛教相信过去、现在、未来、十方有佛，但不妄臆测。因为现前历史、人间，如实知、如实见，且可信、可及者，唯有世尊。况且我们是受世尊教诲的佛弟子，因此我们皈依的是释迦牟尼佛。

皈依法：真正皈依，是依经依律不依论。皈依应以『四圣谛』为本的『一乘菩提道』，也就是『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为主轴。内容包括十二因缘法、以及八正道，总摄三十七道品。见法、悟道、修道以及正



觉、离贪、解脱、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皆在『四圣谛三转十二行』里面。

皈依僧：我们所应皈依的是依据『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修持，信守十二因缘法、八正道，成就『四无量心』，自利、利他同步并进的离欲解脱僧团。

皈依戒：守戒必须先皈依法，与法相应才是『四不坏净』之圣戒成就。不与『四圣谛』相应之五戒，只是人间善法。所以应皈依以相应『四圣谛』为本、以『离贪』为道之戒才能迈向解脱之门。我们所守持的五戒是在『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的修行下修『正业』；是对『五受阴』离贪、断爱、向于舍；是摄导『八正道』之五戒。

随佛尊者说明皈依真义之后，正式代表世尊正法律僧团，为法友见证如法如律的皈依佛、法、僧、戒，并慎重的取了法名，同时解释法名的内容与意义。接下皈依证时，法友们都真诚感恩，正式回归世尊座下的殊胜福报。

### 短期出家篇

有位法友，在佛法的信念支持下，希望有机会体验出家人的生活，而请求短期出家。东南亚的习俗，在母亲或自己生日时，为了澄净身心，给自己修功德的机会，也会请求短期出家。师父对我们开示时说：「不要错认为出家园顶、受戒就进入功德宝库，会有所收获，出家是从剃发圆顶、受戒，才真正开始。那是一个修学的过程，要先具足威仪、守持净戒、学习正法。在僧团生活，出家是一种进行的过程，是持续

进一步改变身、口、意，而不是靠仪式来完成的。至于出家的功德便要靠自己修持，日日累积增上，直至正觉、漏尽解脱之时，才是出家的完成。

你们来听闻正法，改变习气，便是为出家做准备。当有一天对凡俗生活的内涵、方向、以及人生的重点有所觉悟，才进入另一个阶段。出家是漫长的过程，也是修行的历程，有的经过一年半载，有的需要一辈子的时间。从迷惑到正觉离贪，重点不在所穿的袈裟，而是修学的过程。

如法如律的出家人是社会人心的教育家，他们过着离欲解脱的生活，并关怀社会人群，身心行止是有功德的。如果你有疑问：『出家生活适合我吗？』那就得问问自己：『虽然不曾出过家，但是过去到现在的人生，是否真的是我想要的呢？是真正适合我吗？』这样会更具体一些，不要无知无觉的一天过一天。」

我们为法友在世尊正法律之下出家修行，努力不放逸守持十戒，体验僧团生活，同沾法喜。在人生当中，这段时光必定是一种不寻常的体验。

### 受戒出家篇

大年初一有位法友想依止受持十戒出家，禅修的法友有幸分享随喜功德。

师父为我们开示：「出家修行是好事，但要走对路，路没走好，会很辛苦。若要见法、得明、断无明，在家、出家皆可达成。断无明之后才真正彻底明白五受阴为因缘生，是缘生法、无常、苦、非我、亦非我所，并且断四种凡俗见。以得明，加上智慧正觉



的力量（痴已断），逐渐远离贪、瞋，并开启四无量心，朝解脱前进。」

师父还说：「佛陀出家苦行六年，偶尔还会想起过去五欲之乐，心中拉扯很大，出家就是要断这种烦恼，所以出家真正有系缚的是在自己的内心。一般人所要的不是出家，而是想远离痛苦，剃发、穿制服并不代表已经远离痛苦。佛弟子出家人在人间游行，从寻求远离痛苦的众生身边走过，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佛法，明白什么才是远离痛苦的道路，这也就是出家真正的意义。」

### 感恩祝福篇

禅修前有法友、还有十方信众，主动送来蔬果米粮以及用品，提供我们所用所食，感谢他们的鼎力护持，功德无量。

十天的午斋，除了法工法友协助，还有自愿发心的大厨，一早便携着大包小包，新鲜果菜进驻，让我们有如食用专业的百汇餐。虽然过午不食，腹中的饱足，心中的感恩，交织着幸福，更加令我们鞭策自己，勿让难得的修行时光蹉跎空过。

大年初二，法山和法育两位法友连夜送来 80 吋可升降、折迭的立式投射布幕。初三又换来更大的 100 吋布幕，让师父在电脑上显示经文时，字体变大且更加完整，连后面的法友也看得一清二楚。不但说法者引证经典更加清晰顺利，也嘉惠了听法的学习者。感谢他们一再的用心，协助禅修的进行。

禅修结束前几天，有法友带着三位儿女及其女儿的学姐，以及自家种植的果菜，从中部包车北上。除了护持食粮，还在厨房忙进忙出，为大家行堂典座。当师父在电话上为其长辈寿辰祝祷，才明白这几天以来大家所承受的是吴老居士夫妇的护持，及母子两代为长辈祝寿的虔诚心意。面对着一整排美味佳肴，心中有些许惭愧、满满的感恩、与莫名的感动。

诚如师父的祝福：「恭敬三宝，在佛陀光明之下，心无所求的付出，必让居士一家获得富足与满足的福田。」



师父请法友示范由布幕后方走过，以讲解视觉、记忆、联想、比对...影响的过程，教导学众即身观察。







## 《中道十日禪》心得

台灣 法寧

在偶然的一天，想起公公过世的49天中，我的某一位亲戚曾来家中帮忙做七。想想忙碌了一段时间了，都没和她联络，于是打了通电话，向她问好，在闲聊的过程中，得知了「原始佛法」，但对于这个名词很陌生，也很好奇，我的这位亲戚便告诉我可以上网查询。挂了电话后，便立刻上网，从网站上得知有月刊可索取。于是便索取了一本月刊，比较起以往常读诵的其他经典，实在看不懂月刊里刊登的经文内容，想想那么深奥的经文我怎么看得懂！于是又拨了通电话给我的亲戚，她要我到她家去，挂了电话后，便前往作个了解。

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才一步一步慢慢接触到师父所写的书以及CD。记得第一次听的是「净土真义」，就以往对「阿弥陀经」的了解，想比较跟其他师父所开示的、讲解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之后再继续接触师父的其他著作与CD。此次的春节禅修，本来只想了解到底禅修是什么。没想到所得到的收获比其他地方更多。师父安排了好丰富的课程。一口气

学了「坐禅」、「行禅」、「卧禅」。

记得第一次来到台北中道禅林，正在找门牌时，举头一看中道「禅」林，心想又是「禅」，想起以前曾经在别的寺庙参加过打坐的经验让我望「禅」却步，但在此学的却和以往不同。很自在、没有制式化的模式，因为师父所传的是释迦佛陀所教的，打破我对禅法的迷思。

课程中师父作了好多的开示与说法，字里行间句句充满了师父的睿智，师父的智慧是我在其他的寺庙感受不到的，我不仅学到了什么是「佛法」更学到了人生的哲理。师父很重视课堂上的每一位法友，针对法友的请法，语重心长，很爱护每一位法友。刹那间我仿佛变聪明了，可以说比到佛寺点光明灯、福慧灯还要有效。十几年来，对佛法好多的矛盾与疑问在此次的共修中都得到了答案。当下也就皈依了，没想到连皈依，师父都那么慎重的开示皈依的次第，短短的三天，让我满载而归。



## 內覺十日禪心得

台灣 法源

这次十日禅，大师父开示，人一生在做的三件事：

第一、维持生活的需要，避免生活上种种不足所引发的痛苦，但在辛劳维持生活需要的工作中，产生新的苦闷。

第二、创造幸福美好的经验和开心的事，来藉以消除无聊和苦闷。

第三、学习一些哲学思想或信仰宗教，用不同的观点看待生活中的无奈。

而大师父又开示：佛陀教导的道路，是直接观察和体验世间的实况，并不去创造生活中幸福美好的经验。

回去之后，我静下来观察想要创造美好经验的当下，此时身心的感受并不舒适。不是身体哪里有胀痛，就是哪里有刺痒，或者是身体无不舒服感觉但却内心苦闷，抑或是无聊的慌，没有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真的就是因为对现在不满意，加上回想一些曾经经历过的愉快经验，就会想去重复出曾经经历的经验。于此一推一拉的作用下，就会开始执行创造自己所认为幸福美好的经验和开心的事，例如打电玩或浏览网路。

但如果很不幸的，幸福美好的经验和开心的事创造不成功时，即所创造出经验不如期待时，更大的失落感随之而生。

或者是在环境不许可创造幸福美好的经验和开心的事时，如重大天灾人祸之环境下，身心被压抑和痛苦所带来的悲伤和失落感，也难以平息。

在这类情况下，就会有换角度思考事情的哲学思想被自己所接纳和使用，例如认为现前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都是虚假，或者认为现前一切都会过去，忍一时风平浪静。再不然就是祈求一些大众所信仰和传说的神祇，希望透过神祇的帮助解决目前的苦难。

但是，如果这些方法真的能随心所欲使生活中所遭遇种种不顺心的事情都消除掉，那自己就不需要花时间花精神找寻 佛陀所教授的正法了。

直接观察和体验世间的实况，并且安止并专注于实况上，所经验的不论是苦受、乐受或不苦不乐的感受，都是随因缘条件影响而持续改变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支持条件不断消损的过程，没有「哪个经验」可以不受影响而一直维持着，亦或是拥有，乃至于我们所一直苦苦维持的「自己」。

如果没有直接观察和体验世间的实况，没观察到这持续消损的过程，而对「自我实现的蓝图」抱着幻想和期许，就无可避免的持续遭受失望和失落感。这些失望和失落感，是用创造幸福美好的经验和开心的事，以及哲学思想或信仰宗教所填补不完的。

由这堂师父开示所学习到的是，专注于现前的身心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感官实况，依此现况调整合宜行为，不做过多不切实际的自我期许，少欲知足。如此，则能不再需求透过创造生活中幸福美好的经验，不再仰赖哲学思想或信仰宗教，而过踏实少苦的生活。

虽然自己目前还会习惯偶尔在生活中创造幸福美好的经验，但随着认清现实，以及专注于现实的练习，的确慢慢减少了苦闷心情发生的强度和频率，也减轻了对于创造幸福美好经验的依赖。

### 法語選萃

◇ 人生有困难是理所当然（缘生法即苦法），没困难是偶然。造成困难的原因，一定是此有故彼有的发生，故也能此无故彼无而消失。当下除了可以积极参与改变，也要懂得避开恶因缘，因为所有问题之缘由，一定在问题之中，改变缘由，问题就会变形、被撼动，虽然有些问题不会一次就可解决，付诸努力后的改变不会一下就到位，但千万不要一事无为，缘生法皆是开放性的，做一些良性的改变，做目前可以做到并有影响的作为，问题一定会改变。

記錄自 隨佛法師說法 台灣 法住



## 參加禪修心得

台灣 法擇

今年（2011）是一个特别的年，今年农历新年更是一个奇特的年。以往的新年，我几乎都在医院急诊部值班，面对着许多生老病死的病患，过着繁忙又紧张的生活。今年从除夕夜开始参加连续六天的禅修，改变了我这一生的许多错误的观念。

我出生并成长于越南，三十多年前，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正值越南沦陷的第三年，有缘接触到佛教禅宗的参话头，启发了我对佛法的认识。来台后，断断续续地接触了净土宗与南传佛教的禅法，总觉得与生活有一段距离，不太容易融入于生活。

这次禅修，使我发现自己过去中了许多佛教的毒，这些毒竟然源自于两千多年前，佛陀入灭后一百多年。因为两大教派的斗争，其中优波离系为了抗争当时主流派的阿难系，而擅自篡改佛陀的法义，刻意贬低阿罗汉的地位，造成严重的部派分裂，也导致佛教两千多年的法义偏离原始佛陀的教导。最主要的毒

就是『宿命论』（过去决定论）。在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会归咎于业障深重，而逆来顺受，并没有积极地寻求改善的方法；在人生顺利的时候，会满足于自己的福报，不再有进一步的作为。

正确的佛教观念是因缘法，缘生法，就是任何眼前的事实都是在影响中呈现出来的现实，亦即由过去的业报、现在的作为与环境的影响三个因素所共同造成的。我们虽然不能掌控因缘，但是我们可以影响因缘，改变因缘。

第二个毒是『如梦如幻』的『无我观』。它造成我们不求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并沦于消极的『断见』。

这次禅修的经验，让我学习到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从十二因缘的角度去观察因缘法，从六触入处入手，具体观察『我见』形成的步骤。

## 參加禪修的心得

台灣 梁聖

放寒假前，爸爸问我要不要一起参加北投随佛师父办的禅修营。想到许久没有好好的安静自己的心了，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越靠近过年就越紧张，光想着三天都不能讲话；而且静坐一次，就要一支香那么久，心里就觉得很可怕。

真正参加了之后，感觉也还好。原本以为一天到晚都要静坐，可是初阶三天的禅修中师父说法开示建立大家的知见较多，止禅的时间相对的减少，一天有三支香是专注的在聆听师父开示。我觉得师父开示比修止禅打坐时的腿还要酸，因为聆听师父讲课需要思考，还要拿讲义仔细的看，动来动去就会感觉到腿酸；静坐的时候，反而一心专注在腹部的紧与松，相对的腿酸的感觉就明显的减少很多。第一天，坐了一整天下来，膝盖感觉有点痛，但是到了第二天，坐禅的时候就比较不痛了。

『安那般那念』的方法，我以前就曾经学过，但只当做帮助自己把「心」安定下来的作用，并不知道有甚么更深入的意义和用处。听了师父的开示，虽然还不是很了解，但明白了这是佛陀教导止禅唯一的方法。可是现在，忙碌的课业让我无暇对佛法探求得很彻底，还是等待学业完成后的缘份吧。

第二天 Bhikkhu Aticca 讲解佛教历史。正好高二才刚上过印度地理和印度史，加上以前经常阅读佛陀和十大弟子的故事，所以整堂课都不曾睡着，而且还蛮专心的。这节课让我对佛教的认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三天，我学到了很多，虽然在此无法一一细说，只是感觉收获很丰富。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师父的提醒：自己应先清楚了解「我想要什么？」。我想了很久，发现我要的东西仍然很多，所以还是需要给自己时间慢慢来吧！





插圖：各組得獎作品

2443/2011年 1/20

## 捐血和繪畫活動後的感想

馬來西亞 法淨

『和敬』：天地宇宙之間，所有生命群居之處，需要求得一個『和』字。

人們之間需要「和睦」，社會需要「祥和」，國家需要「和敬」，世界需要「和平」。因此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精神，包含了『和』與『敬』，這樣的內涵將輾轉影響，改變人、事、物之間的關係，朝更協調的方向發展。所以應時時刻刻懷著「持平」的理念，「祥和」的心境，與「敬重」的態度，那麼待人處世就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難了。

應以清淨無私的奉獻，一步一腳印實實在在的堅持，並勇於承擔。處事接物更當以『和』為貴，以『敬』和處。

一如證嚴法師的法語：「歡喜做，甘願受！」，亦如戴晨志博士所說：「人在衝突時，都得學習『不對立，要對話』，『不出惡言，不動拳頭』，只要『張開耳朵，真心傾聽對方的心聲和委屈』，也學習『讚美、欣賞他人的善意，並發展相互間的善意』。」因此，所有的改變應從我們自身踏出第一步，有了開始，那麼在改變的過程中，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力，進而相互關聯，讓事情展現新機！

世間沒有所謂的完美，想象中的完美並不存在於世間。

從一個缺陷的杯子來看，另一個角度所見，可能還是無缺的。只要當下盡力的實踐、認真的體驗，在過程中細密的觀察、真誠的學習、虛心的改變，如此精進不懈，將會有另一番人生的風光！

不為名不為利的參與付出，內在必是踏實的。

公益活動的實施，參與過程中相互間所發生的影響，縈繞著每一位參與者的心思與想法，『和敬』的處世態度，使人格提升，不僅展現處事者的智慧能力，亦是出離難題步步考驗的契機。在互動成長的過程中，微妙的『影響力』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在自身從佛法得利之餘，公益活動正帶領著「利他行」的實踐。正如一顆種子的發芽與成長，需仰賴四周環境的協力護持。走在前面的人如能把路走好，那麼跟隨後頭的人就會輕鬆得多！

秉持著對佛法的信心，願在此與大家共勉，一起努力，相互加油。時時守持正知、正念，勤勉精進，維護正法長久留駐，延續 佛陀的光明，利益苦難世間！



## 輪迴的歲月

台灣 法住

我们对「轮回」总抱着美丽、不实的幻想，乐于继续受身、希望继续存在，以为不过是在生死之间潇洒穿梭、到处逛逛。如同幻想着：不过是换一副臭皮囊、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来世可以再续夫妻之缘，甚至坊间流传的七世夫妻故事…总是恋住于「再生」的美梦中，就好像离婚的人期待下一段婚姻也许会更好。佛陀却告诉我们，众生对五受阴贪爱系缚，如同被系缚在柱子的狗，不停的绕着柱子打转<sup>1</sup>。

在泰国曾看过这样荒诞的场景——一根小木桩，还有一条细细的链子，竟然可以拴住一头大象。经由导游说明才知，那些驯象人，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链将它绑在水泥柱或钢柱上，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小象慢慢地习惯了，开始不挣扎，等到长成为大象，虽可轻而易举地挣脱链子时，也不挣扎了；这时，大象被不存在的枷锁牢牢的绑住。佛陀教导我们之所以轮回不能挣脱，其实是误认五受阴是我或是我的，而深刻的恋住所致，并不是真的被「什么」绑住。古老经说与善知识虽如实的提醒了我们「五阴的不可爱、不值得爱、也爱不着」；但最终，唯有亲身透过对因缘法的睿智明见，才能不再荒诞地生起「对实况错误认知」的盼望与贪爱，以及不切实际的作为，这个结才有可能打开。

佛陀说：想要不再「生」，唯有挣脱对于五受阴的「贪爱系缚」，才是真「解脱」。对一个不知被绑了多久的众生而言，修行真的不容易！那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大逆转、违反人类的生存本能、超越根深蒂固的习性。若还只用「改善」生活品质的心态来看待生命，那接下来的人生会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即使改善了人生经历、又能帮助别人，像个天人或善人，也还是不能突破这种不断轮回的现况<sup>2</sup>。世间是因缘的显现，缘生、无常、苦、非我亦非我所，做「天人或善人」并不保证人生就能「前途一帆风顺」，也不会有一个万能的『神』用「只会遇见好事」来奖励善人。但做「善事」是必要的，因缘影响所及，必为善之趋势，为善之事缘，为善之功德，为影响现前之

力势，这是学法者一学习「因缘分、缘生法」应有的基本生活态度。

我的学佛方式与「生活态度」，在随佛尊者教导因缘分、四圣谛与如何于日常生活六触入处做观察中，起了逆转一不再以「佛学」来妆点自己，了解那将徒增「我慢」而已。尊者教导我们要观察、再观察因缘分事实一观察六触入处的因缘分实况；要思惟、再思惟一唯有依着佛陀的证悟方式正思惟，不是「自以为是」的推测、臆想与假设。读了《相应阿含》的古老经说一七事修多罗，可以确认一个事实：佛陀与跟随佛陀的圣弟子，都是已经觉悟生命真相的圣人，朝向断诸「有」流，尽诸生死，不受「后有」。佛陀与圣弟子们教导我们的重心在：了知生命「苦」的内涵，「苦」生起的原因，如何断除「苦」，以致达到「苦」的永尽、寂灭。

犹如那只被绑在柱子上的狗——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人生历程」，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各种欲求，而不断重复地做着类似的事情：忙着填饱肚子、不停的呼吸、需要适时睡觉休息、坐着或站久了会觉得累、不断努力清洗自己与环境、读书累了想上网（再好的内容也会不耐烦）、工作倦了想休闲（纵使是自己有兴趣的工作）、不时找些成就感与娱乐让自己开心（但笑久了还是觉得空虚）……，那是不断地辛苦维护的过程，「一切行」终究都不敌身心在因缘分当中迁流变化而转变了。

我们不断在「没有安住之处」寻找一个可安住之处——因为我们不明白五受阴的真相，而对缘生无常的五受阴产生贪爱，不知那都只是在自找苦吃，硬要抓取与贪爱，就只抓到苦！没完没了…，在纯粹大苦中团团转…。就像坊间励志书总是教人要「活在当下」，如果是「专注于眼前」需要被满足的不同欲望中，不离迷惑、贪爱与执着，这样的『活在当下』，早已失去了期勉修行者的意义，亦不知修行的重点。

更让人惊吓的是：活着就必定会死！即使活得再



风光、再有意义，就算我们不去理会这一事实，它也不会自动消失，更无人能替代。有人会说：「现代医学、科技这么发达，可以改善生活品质；有钱的话，可以请人帮忙代劳，购买使用最好的物质所需。」但是不要忘了，那些只是「改善」生活的各种需求而已，所谓的圆满只是暂时好像还算满意罢了。只要仍然认不清五受阴真相，必然还会继续顺色转，顺受、想、行、识转，系缚在「生死轮回」里牵缠不休，继续结束生「生死」之缘，无法从「老病死、忧悲恼苦」的炼狱中，获得解脱。

这才发现轮回的日子过得还真愚痴与可怜呢！不仅贪爱着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亦不知现实中缘生无常的「五受阴」是既追不上也爱不着的。当了解紧抓着的「我」才是麻烦的根源后，愿意开始改变自己、修正自己，想要尽力于远离「纯大苦聚」的因缘，给自己一个息止苦的机会。

注：

1.参考《杂阿含 266 经》... 有时长夜，此大地悉皆败坏，而众生无明所盖，爱结所系，众生长夜生死轮回，爱结不断，不尽苦边。比丘！譬如狗子系柱，彼系不断，长夜绕柱轮回而转。如是比丘！愚夫众生不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长夜轮回，顺色而转。如是不如实知受.....想.....行.....。(不如实知)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长夜轮回，顺识而转。诸比丘！随色转，随受转，随想转，随行转，随识转。随色转故，不脱于色；随受、想、行、识转故，不脱于(受、想、行)识。以不脱故，不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多闻圣弟子如实知色，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故，不随色转)。如实知受.....想.....行.....。(如实知)识，识集，识灭，识味，识患，识离故，不随识转。不随转故，脱于色，脱于受、想、行、识，我说脱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2.SN1.3 立于一面之天神，于世尊面前，而唱偈曰：「生导死寿短，老导无庇获，观死此恐怖，赞乐积功德。」(世尊：)「生导死寿短，老导无庇获，观死此恐怖，弃欲希寂静」。

天神对生老死有所感慨与领悟，他的看法是要做好事，来世就可以生到天界继续享乐。佛陀同意天神前三句的看法：生命终会到尽头，寿命是短暂的，年老没有依靠，唯有独自面对死亡，但是佛陀认为赞乐积功德这样是不够的，还是在纯大苦的轮回中，更要「弃欲」以达到最后-苦的息止。

## 禪修心得

台灣 法古

我是在二十三年前接触到佛法的，当时和许多人一样，阅读了一些北传菩萨道和祖师大德的书籍，也参加了许多佛学讲座和课程。但对于「精深玄妙」的经典法义，总是似懂非懂；曾经尝试过数种法门，却都无法找寻到相应的修行方法。也见过一些在修行道上熏习已久的人士，言谈之间总是满口经论，显得修行高深莫测，似乎不是常人所能理解，一旦遇到状况时，却往往又是另一种面貌了。有时候不禁怀疑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曾经起了放弃「学佛」的念头，一直到第三年，参加了几次禅七之后，对佛法的要义，才感觉有比较清楚的认知，但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着一些疑虑。

今年(2011)元月中旬，和友人前往内觉禅林参加共修，在师兄、师姐的鼓励下，报名二月三日至十二日的「中道十日禅修」，也幸运的被录取。从初阶、进阶至中道禅，十日的课程里：从止、观、菩提道修证次第、因缘法的正义、及至中道禅

的修证...佛法的内容对自己有非常大的冲击，也有很大的收获，可说是修行上重大的转捩点。

聆听 随佛尊者开示和详细的解说，对于因缘法、八正道、四圣谛和佛教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体会，也重新思考以往所学习的佛法内容。并深刻感受到，在这科技进步的年代，想要从传播媒体或网路上，搜集各种不同的资讯，实在太容易了。这也包括了宗教和许多的心灵课程，众说纷纭的讯息，令人目不暇给，常常『悟』与『误』之间只是一线之隔。能听闻真实的 佛陀教法，并亲身领会这么殊胜的法义，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和庆幸。

非常感谢 随佛尊者的教导，和许多法工热忱的付出，才能成就这次的禅修活动。今后除了提醒自己要认真研读「原始经典」，努力精进之外，更要将所领悟的原始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并适时的与人分享。





## 相伴

台灣 法藏

我与妻结婚至今 20 年，在这些日子里，共同努力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有她的日子实在幸福到没话说，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无法长久，好不容易可以轻松自在的过自己的生活，她却敌不过病魔的摧残，离开亲爱的家人撒手而逝。真的不知要说什么，只会看着相片内心隐隐作痛，是心疼，或是需要被爱，已分不清了。总之，还是无法接受她的离去。

就在去年 3 月，主治医师跟我们说：身体的状况可能不太好了。建议我们进入安宁疗护，虽然生病的历程已经很久了，但要接受这个事实及死亡的即将到来，叫人如何接受？两人抱着痛哭无法言语。看着她日渐消瘦，却帮不上忙，也无法替代，心如刀割。打电话给一位认识的寺院住持，问他：我该怎么办？他叫我到寺院拜佛祈求菩萨。一日复一日，内心越来越恐慌，单独面对挚爱的人即将离开，是何等的伤心、害怕。我们两个人都一样吧！

在传统佛教风俗里，亲人不能跟临终的人：亲密、说不舍的话，或伤心的哭，要一直念阿弥陀佛，好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这样做，有用还是没用？内心虽然彷徨、无奈，也觉得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不敢不这样做，因为：希望让她能去个好的地方。2010 年 4 月 26 日凌晨，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心跳慢慢成一条直线。就这样成为无可挽回的遗憾与懊悔。

在安灵期间，得知周六内觉禅林有对外开放就抽空上山，大师父在佛堂说法，感到有份哀伤的气息，说法完后，就在楼下等我，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太太走了。大师父慈悲的说：修行不是修到「无血无目屎」。如同在一辆行驶中的公车，她跟你相处了一段时间，如今她要先下车了，你就好好的跟她道别，谢谢她为你及为家庭的付出，感念她、记住她对你的这份情。她唯一担心的是小孩，你要把小孩照顾长大成人，她就放心了。人生本来就不完美，你的旅程还是要继续下去，所以要懂得跟同车的人相

处，也要接纳上车的人，在这世上你会记得一些人，你也会被人记得或遗忘，我们都是这样。

在这一年当中不断的学习，依循着大师父的教导，在生活中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察觉并减少贪欲及妄想，关怀、珍惜相遇相处的人，努力尽一份身为佛弟子的责任，就在实践当中改变自己，进而影响身边的人、事、物，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剩余的时间里好好「废物」利用。逐渐的了解到，亲情与情爱、财富与地位等等，如同鲜艳可口的蛋糕，刀子一切，原来的美好通通变了样。这世间所有的一切，都一直在转变迁流，任谁都没办法阻止或掌握，任谁都没办法替代与承担。

在经历人生的遽变里，过程是令人惊慌失措与锥心刺骨，深深体会到生死历程的痛苦。就在这时候遇到大师父，聆听开演、教授 世尊亲说的教法，才得以解开对生命的无知与迷惑，由此获得生命的新生，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大师父的感激。在过往的人生里，我一直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何在。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并且走在实际、安稳的道路上。感谢中道僧团法师们及法友们给予的关怀与鼓励，让我能够走出伤痛。相伴在「法的家庭」里，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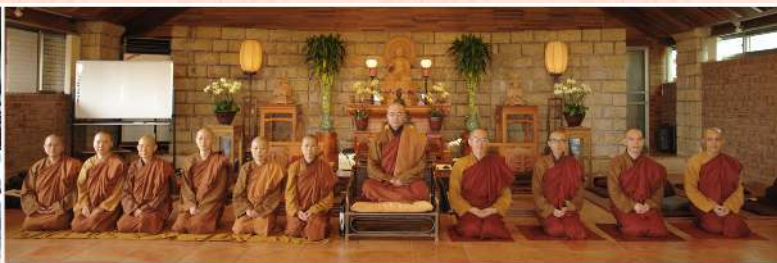
### 佛法格言

- ◇ 我成等正觉，自所见法，为人定说者，如手中树叶。所以者何？彼法义饶益，法饶益，梵行饶益，明慧正觉，向于涅槃。(SĀ 404)
- ◇ 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当勤方便，起增上欲，学无间等。(SĀ 432)
- ◇ 此四圣谛，渐次无间，非顿无间等。(SĀ 435)
- ◇ 老死非自作，老死非他作，老死亦非自作、他作，老死非自作、非他作、非无因生，是缘生而有老死。(SN12.67)





禪修中師父們托鉢



學眾認真歡喜听法



佛陀正覺後 2443/2011 年 2 月 3 日 ~ 12 日  
第十八期《中道十日禪》合影留記



師父在教導學眾即身觀察



隨佛法師教導禪觀次第，舉譬「先明見是滑鼠」，才能了知若說：「是松鼠！」是錯誤！



師父請法友示范：是否有「我」從右边走到左邊？



佛陀正覺後 2443/2011 年 2 月 15 日  
原始佛教正法研習課留影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Bhikkhu Vū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明至法師

- ❖ **台北 中道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02) 2892-1038 傳真：(02) 2896-2303  
http://www.arahant.org
- ❖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04) 2320-2288
- ❖ **紐約 中道禪林** O.B.S.A.-New York  
136-31 41Ave. Flushing, NY 11355  
Tel:1-718-666-9540 Fax:718-445-3682  
http://www.arahant-usa.org
- ❖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05-2410216
- ❖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04-2288100
- ❖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04-5309100  
http://www.arahant-mas.org

**歡迎索閱《正法之光》結緣流通**

pucchati@gmail.com  
響應綠色環保，減少紙張，歡迎提供 email，索取電子檔。  
\* 台灣助印劃撥：50159965 戶名：中華原始佛教會  
\* 美國護持帳戶：  
1. O.B.S.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202-124475-101  
\* 版權聲明：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說法結緣與布施結緣**

中道僧團于每周六早上八点起，在中道禪林有原始佛法相关之说法活动；此活动并与台中、美国纽约、麻州、纽泽西、马来西亚怡保、檳城、威省同步连线，欢迎十方善友莅场欢喜参与共结法缘。

中道僧团谨守 佛陀戒律，不受取、不积蓄、不使用金钱，除接受信众上山四事供养；并不定时托钵游化，欢迎大众随缘供养。



**顯揚真義—回歸 佛陀之道**

中道僧團 主辦 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活動場所
2月15日~4月19日 (4月5日清明節停課一日)	每週二 19:30-21:30	<b>法眼清淨 回歸佛陀之道</b>	正法研習課程(可現場報名)	台北-民有里禮堂 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 樓禮堂
4月9日(週六)	09:00-16:30	<b>止觀正行及次第</b>		台中分院
4月16、17日 (週六、日)	09:00-16:30	<b>原始佛法的 修證道次第</b>	從原始佛法看部派佛教的 空有之爭	台大校友會館 3B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4月20日報到 4月21日~4月30日	17:00-21:00 報到 4月30日 16:30 離營	<b>《中道十日禪》 (第十九期)</b>	初階、進階、內覺禪	台北中道禪林
4月21日~4月23日	04:30-21:00	<b>《初階三日禪》</b>	止觀正見、 安那般那念、止禪修證	與《中道十日禪》19期 同時進行
4月24日~4月26日	04:30-21:00	<b>《進階三日禪》</b>	禪觀正見、息障禪法	

以上活動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1038

**2011年5月 中道僧團在馬來西亞弘法行程預計有：**

- 5月8日吉隆坡北郊禪林土地布施庆典，5月7~13日北马各禪林说法，5月14日吉隆坡道场启用，
- 5月15日马来西亚、台湾、美国各中道禪林连线同庆卫塞节，5月16-22日宣法于麻六甲，新山的新禪修中心。

馬來西亞總聯絡人——中智法師：04-2288100 或法慧師兄、法摩師兄  
網址：http://www.arahant-mas.org E-mail: retreat.committee@gmail.com